



09972

金太史集卷一

明金 馨著

廷試策 戊辰

涇縣潘錫恩校

新

齋

臣對臣聞帝王之嗣服中興也有率舊之章所以靜朝野之業而一其志有取新之道所以作內外之事而致其功其舊維何所謂聖神往而精詳嚴密之制無有求而不備亦無舉而不靈上有必循之典刑則下有可問之老成而不得以意與者也其新維何所謂聖神出而參伍錯綜之宜無有令而不行亦無禁而不止上有必核之名實則下有自易之意氣而不得以習狃者也夫意起於一日而一日之意不可驟以爲新故其道必有所考舊之而愈以新則今日復見之威儀也原非操不易民而教不變俗而治之說以漫爲顯承習成於累世而累世之習不可安以爲舊故其道必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卷四百五十一

一

有所反新之而適如舊則本朝自有之制度也亦非執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之說而以爲更始自古帝王所以折攝羣英閑其偏黨逆則有挽流必上之權鼓舞萬類必歸正直順則有建瓴自下之勢師濟已自不闕於鸛班弓旌亦可旁施於藪澤人與官不相浮官與事不相闕繇斯道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得君實難得臣豈難千古一時適在今日欽惟皇帝陛下精微執中明哲作則夙夜宥密感人心而和平日月就將鼓舞萬物以盛大靖奇氛於宮廷而四罪咸服柄指天下之春渙大汗於中外而五福用章氣奮地上之蟄圖書時環左右實以肅制心制事之規取一世而運之掌杼袖遠念東南則并厯玩人玩物之戒翼兆民而置諸懷清明在躬百度惟貞舉朝已唱天保之頌陰隲自上彝倫攸敘率土共欣皇極之疇雖竭古今之盛事未或揚扃無遺迺猶黜已安已治

之議思萬舉萬當之籌進臣等於廷賜之咫尺之地得論天下之事以任賢圖治之大務稽圭臬方來之微臣臣伏念今昔或迺忠臣孝子覽前籍而嘆千載難見之休不謂鰥生豎儒及此生而一日躬逢其盛扣之不鳴臣愧金石勦說雷同義不忍出雖不悉當敢盡其愚臣謹按詩書紀詠之辭若虞周上下之間莫不盡制分官專精得人用能熙載亮工咸和丕官顧官不必備人惟其賢則有十百爲數遠勝千萬欲官得人非人得官則有出處異趨同襄盛烈如此則何患乎有才而無官以給致慮於野之遺賢如此則何患乎多位而無人以充動念於人之難求或曰上古事簡則懷襄之平封畫之密漢唐而後曷嘗稍比其殷浩果若斯言是未世人才當復遠過三代矣或曰遠古氣厚則醇旣日漓漓復日散前人不作久後漸當爲鬼魅必執斯言彼洪荒創闢俱不屬聖神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七

二

力矣撥亂反正之才代不乏人閑邪存誠之道實惟聖功其君皆不徒爲一日苟安之計而具存天下萬世之懷故其臣亦皆忘富貴利達之心以念萬里生民之寄夔龍夷益未嘗分九州以領官牧之任大夫卿士未嘗限千八百國以均王朝之班人心不爭盛衰於鄉國大才不念炎冷於旦夕致治之隆於今爲烈臣因熟計爰得淺論以爲天下有大勢貴識大勢而審其先後物情有流弊宜察流弊而衡其重輕拮据滋殖大都用心於事物應更以臣民爲事物之樞刺煩理劇無不浩嘆於人才尤知以人心爲人才之本張羅設網以盡萬類而官各有制唯更一代而鑿弊卽以盡善雖漢唐之盛皆有可紀此不得果蕩成憲者也奮庸蒸髦以輯庶務而人各有心每閱一世而久安卽以滋玩卽虞周之後非無可鑒又不得怯破俗例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攬八紘之洪緒一

六合而光宅當時經文緯武之偉致詰兵理財之效者亦何其有  
求卽獲卽其設官而輕重大小之相維以爲用賢釐奸之并得者  
又何其靡事不舉夫君臣之道至比天地此皆以覆載萬物爲心  
也任人之道方之用器此言可用之材尙不得混置也大哉聖訓  
內之而使含光庶位擢穎朝廷外之而六幽宅心萬靈仰德以此  
列祖相承世有洪圖卽宵豎問出債事而偉碩時建勳節迺至陛  
下而承謨顯烈之日又卽爲出剝入復之時雖揉曲木者不累日  
銷金石者不踰月人情宜更見易而期月而可期年而變三年而  
化五年而定元聖亦復需時尙有可言臣何敢諱臣竊觀邇日東  
西南北警報并聞錢穀訟獄普天同劇外飛羽檄內疊簿書事已  
勤也芻粟不絕士馬猶枵屯離久敝公私同竭至賣虎冠又鬻銅  
衿財已匱也誠如聖問可厯過憂顧臣愚慮謂不在此臣來田間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七

而有見也賦豪民之田莫不什五貸富室之息率盡倍稱而督農  
隴畔非有田峻追課蓬門但聞胥史又其甚而椎埋嘯聚之傑正  
不盡出於飢寒臣入都門而有見也趨謁報謝之節日頓長安之  
騎傳空引滿之歡湯勞庖宰之治至於息偃在床多對妻妾及其  
出入風議半爲恩仇推其故而叢脞度閣之事反不盡繇於鈍拙  
蓋黷序之教不飾於前而選陟之道又乖於後自兩科而外鮮有  
不賂而得之官從兩科而後亦希有舊業可理之人豈天下之無  
才有才而掣之以岐路蕩之以大浸才不必爲國用則心蓋也豈  
冠裳之無心有心而迫之於荆棘勸之以酖毒心不獲爲己有故  
才竭也夫終日讀聖賢之書不知所學之何事一朝享君父之祿  
莫識此恩所從出朝廷不辭賤所欲則唾手而得得且有名軍旅  
不辟難所憚則掉臂而行行亦有辭過則歸已實或負戾而強說

人以無罪功則稱君非有誠節而敢貪天爲己力大率近時之沿習未保今者之悉去凡皆近薄而莫肯爲厚夫繪薄則亟裂垣薄則亟頽醴薄則亟敗器薄則亟毀人有恒言曰忠厚則願陛下之飛輕於鳳凰盡躍輕於靈龜虵騰輕於神龍人有恒言曰廉重則願陛下之化諸臣以廉成重也礪世磨鈍之具無子天下以必得無絕天下以必不得而竭情盡志以祈一得者無不有事於軍國洗心革面之權無開天下以可免無閉天下以不可免而屏息絕迹以幸一免者要不自藏於身家相觀而善則無尤而效之之舉有私必敗遂無利而爲之之時法紀盡明而官和於朝官迺稱百將在其中矣蒼黎盡輯而民和於野民迺稱萬士庶在其中矣四方有敗折筆鞭之如聖問所稱四患豈足長厯宸憂哉抑臣更有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七

四

言陛下自登極以來萬物幸聖人之作抑似觸目皆祥至於間寇不驚何物相倚一人是恃夫舉世惟一人之是恃一人誠不可以自無所恃舉世惟一人之是恃一人亦復不可以更有恃也學不務博惟致其道道不求奇惟期於明目無全牛乃解衆理隔垣見人斯蕩癥結故上下一日百戰雖自衰世之言多士三千一心尙非目前之事惟陛下靜鑒其時因神其化則朝咏康哉野呼幸甚五帝豈足六三王豈足四哉說有必立而曠於實非微臣所敢罔言有辭拙而當於用惟陛下之採擇草野愚臣不知忌諱于盲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生知安行論

館課

道德之難言也在天人之際達乎天而後可以存人此一定真常之說而非高世絕俗之論也今夫人何所不至哉聖人所恃以經

綸天下謂天下之必繇我而經綸也者恃其天在耳時移事變類聚羣分治亂貞邪至莫可端倪而究其極有終弗可易者不能與天奪也若充其力而可以至乎其天則亦存乎無所不至之人而已其不可以至乎天者則物矣故知與行二者聖人之道所因以常存於天地之間者也天下之知行其不盡出生安也夫人而知之雖密觀於聖人而究所從來不能盡然也況欲概天下之人哉雖然聖人不常作以爲斯道也者必聖人知行焉而他焉者莫之與也則已矣若其未也則闕天下而選之去其不求知不求行者置勿論其有心知行者自不必生安而究無不歸於生安其不生不安焉者則直謂之不知不行焉可矣非但然也所謂不求知不求行者彼終日所營營而苟能不操一格以準之而微鑑其所出非不終日知且行也卽彼所知知無不生卽彼所行行無所不安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七

五

今日求知求行而顧此輩之不若則亦何以取諸已有而以之主張倫物而有餘聖人作而以爲可以經綸天下謂天下之必繇我而經綸者見乎此此所謂天耳天一而已達之乎道而豈有五達之乎德而豈有三此天之定也顧達道而自不能不五達之德而自不能不三此天之不窮也天故能生能生故亦能學能困天故能安能安故亦能利能強非其所生非其所安雖竭天下之智力亦豈能困之毫末而強之斯須哉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道聖人作之而天下不以爲疑與而措之而莫以爲不當也不可謂聖人以之困天下之人而強之從我也舉凡困天下之人而強之從我者或不以終朝況萬世乎故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知其情明於其義達於其患曷爲必知其情明於其義而達於其患也其不欲困而強之斯亦明矣雖暫困之

困之而卽以生雖暫強之強之而卽以安故學利困勉者暫也聖人與天下所共不得已也生安者大常也萬物之所歸也方其未之知未之行也視彼已知已行者則生安耳視彼能知能行者則學利耳視己之求知求行而若弗得也則困勉焉已矣究竟何有哉孟夫子恒言之矣曰是集義所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聞一知二穎悟絕人而或以爲不如愚也謂非所生也克伐怨欲不行筋力絕人而或以爲仁則不知也謂非所安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仁智百姓莫不各有其天而吾旣欲然以爲非大全也於是乎反不生不生而學學且困於是乎反不安不安而利利且勉蚤夜以圖若求亾子而急君父也者以吾不幸而不能如仁智百姓之各任其天也而方於彼旣多不生不安之意以吾又幸而知百姓仁智之不克盡其天也而反諸已又有不容絲毫不生絲毫不安之

乾坤正氣集

卷 四百五十七

六

責以是爲不知己詭厲而彼不知者觀其外若亦皇皇以爲多事也吁豈獲已哉易曰不習无不利蘇子傳曰習而後利則利止于所習者矣天下莫不惡難而就易無必生安之志自無肯困勉之功論知行者接踵而起莫不以爲道在是也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民也而豈士哉嗚呼君子遵道而行耳知德者鮮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論

知性者實鮮也知性則於學問之道庶乎有入而因而觀古今來聖賢之說或同或異或與或奪皆有以悉其意之所指而洞然一無所疑矣古昔聖賢立言皆出於不得已其不得已者何也以爲吾幸而能然而天下人莫能知其然也卽不能盡知其然而天不喪道宜有一二英靈者與於此也或不獲遇焉而吾烏從喻之則不得不託之書託之書而始假名立字以曲暢其意而後之起者

不自量其淺深小大隨其所見而遂相與展轉辯析於名字之間其言有至有不至而聽之者有惑有不惑不惑者無幾惑之而以自誤相尋以入於斷港荒徑而莫自返者比比是也儒者之論莫要於心性而橫渠則云心存無盡性之理抑若心與性截然爲二物者誠二物也則取人細矚與反身自考應得析而白之如是者心如是者性今耳視目聽於此也欲將以何爲心以何爲性也哉卽以爲此中荒忽未易指示度天下聰明靜巧者宜必了了而吾以爲必無是理也一人耳區分而縷析之可以千百其處而所以靈於萬物而爲人者決無從截然二域也卽以爲今日衆人所用者心耳達於聖神而見性焉則是今日衆人竟可以謂之無性也且也聖神無一朝而達焉者也不知其達而未遽達之時此一物之爲心者幾何分其爲性者又幾何分也哉今以是說之不通也

乾坤正氣集

卷

四百五十七

七

而又以爲非二物也非二則橫渠之說又將謬矣且古之二而言之者多也何獨橫渠也哉嗚呼此名字之惑人也孔子之所以欲無言而庖羲氏之所以畫象也易逆數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故聖學有退而無進退者逆也世之學者發慮出言莫不在六十四卦中卽推入至精以爲居然太極也而不知其入六十四卦之中已久終其身入六十四卦之中而究竟無一畫之獲不知逆之故也今夫聖賢曷爲與人言性也綱紀倫物莫不精密以是爲足以教天下矣而必與之言性焉逆之至也其意以爲天下之能與於斯者誠寡也千萬人而不一見一人焉而能之一逆而未始有一畫之中此六十四者一旦燦然於前而惟其所用而且以教天下之咸用而不得已以語人曰此性也生之謂性天下萬世以其出於告子之言而不謂然也不知此非告子之言也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以下諸生字皆言性者也告子知有生而不知其成也  
以是見屈於孟子自此生之自此成之故曰誠者天之道物之終  
始而易亦曰成之者性也性之說大略具此矣人之生也莫不日  
逐於生而莫能反其所自生不知所自生者之無窮而生之有限  
夫是以趨而日速於死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欲生天下而無從也  
故教之反其所自生以自成焉而無逮於死木之有根而水之有  
源也以其生生也有易名焉而以爲妙物而不物於物也有神名  
焉諸所名狀不一而足而神之一字則易所言之最複者也周子  
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繇斯以譚人之相爲隱現者物與神焉  
耳孟子第人所造而極之聖不可知始謂神焉神亦性號也繼之  
者善彼可欲之謂善又何其與神者若是懸絕歷數階而始至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一十七

書曰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蓋必極而論之彼衆人非其無神  
而聖人尙不能無物必眞無物焉而始謂神也以是爲盡性之至  
焉耳故其初也入神而其旣也窮神故吾謂天下之言學也則性  
而已矣性斯神此外皆物也物存而神隱卽張子所謂心亦物也  
張子有言曰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故學者  
大患惟不知性也知性則妙物而不物無一物而非性無復所容  
其心不然并其所謂神者亦物矣又何心之足云哉故曰名字之  
惑人也名字不必問而要識聖人之大指在教天下以逆而無順  
而忘其所自生如臣子之於君父焉已天下皆知順而不知逆故  
慈之一脈盛行人間而反而孝其親者則希爵祿之班於臣下者  
無日而缺而盡忠以事其上者寥寥也日挾此以翁受萬物而會  
不一反念焉而皇皇乎終日自以爲不足此亦無君父之至矣而

曉曉曰此性命之學拱手而讓之方外之士嗚呼學之衰也而天下不知性命性命之旁見雜出也而天下於是亦無忠孝天下之生久矣我亦欲正人心心其可無存乎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論

館課

無天下萬世之深情者不可以與深言天下之事故未嘗慮之以爲慮之而不必獲未嘗爲之以爲爲之而或難成嗚呼天地雖大固無如人何也天地生人而與人以心心固其慮焉爲焉者也故有天下萬世之深情者必不聽其命於天地而以爲天下之事存乎其人天地生人而與人以心非必盡人心而皆能有所慮有所爲也君子以爲此宇宙之事所當爲者亦無幾何耳烏用舉一世而皆用其心以有慮有爲必舉一世而皆用其心以有慮有爲此亂之徵也天下有能慮者能慮則莫敢不畢其慮有能爲者能爲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五十七

九

則莫敢不致其爲若是而慮亦不必無遺謀爲不必無遺力起而視天下而已無不獲之事無不成之功用人心之半而可以收事功之全豈異人任哉而古今聖賢恒懷能抱具多不能展至鬱鬱焉老死而竟不得志者蓋其可能者人也其不可者天也所謂天者何非天也亦人也所謂人則非衆人之人而一人之人也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明乎此一人者慮天下始不得不畢其慮此一人爲天下始不得不致其爲又明乎此一人者以不慮慮天下始慮以不爲爲天下始爲天下以其智力爲一人慮爲一人爲而後不暇分誤其智力以私慮私爲以開天下之亂萌故萬邦之大而以爲一人慮之爲之而無遺計此萬不獲不成之理也而以一慮鈎衆慮一爲致衆爲則此一人者可以治定功成而尙沖然其有餘夫此一人者豈嘗自以爲一人而外以萬邦爲萬邦也哉其

而慮之而見邦雖萬而情形曲折莫不燦然如其指掌之上其  
作而爲之而不令而從不言而喻亦莫不如臂指之使而呼吸之  
應也則元良之至也元良者未嘗有萬邦而但止有一人以一人  
運萬邦若幾幾乎其難之也以一人運一人如取如攜耳亦奚有  
哉是故萬邦多難莫不謂可憂而有識者或否及其無事莫不嘻  
嘻相慶而有識者又否若曰是奚足憂喜哉丈夫關情在此一人  
耳得此一人吾於萬邦何有失此一人吾於萬邦又何有天懷萬  
邦則必爲萬邦生一人則又爲此一人焉生一二人以成之一人  
者旣生成此一人者之一二人又生乎其間則自茲以往天下事  
固確確乎其在人矣如此而尙待天待天亦何時已哉伊尹之於  
太甲亦直以其身試誅滅之地所謂事過言之尙欲心悸者而尹  
恬行之豈不以爲此一人者如不幸而不元良則雖以予久在斯

乾坤正氣集

卷

四百五十七

十

位固無如此萬邦何也與其在此而無如萬邦何也其於死庸愈  
乎毋寧爲之而幸其一悟焉嗚呼古之君子亦直其貞萬邦之念  
有不可解於心者耳死生且不避寵利安足道且非特然也及君  
之身而已千秋萬歲而後其不可知者乎事事不敢諉之于天而  
必盡人力之所可至故古者所以保傳太子之道至備也至自爲  
赤子之時而教已行夫教行於赤子之時不已急乎而以爲不可  
不豫不可不蚤恐入世深而元良之性漸易其反之也日難故若  
不可且夕待者況乎其後也又況乎其後已得天下而操之而但  
以其天成之聰睿自虛自爲而前後左右舉一無可恃者哉噫何  
其視一人元良之若是乎不急也真有貞萬邦之心則必致力乎  
元良一人之術元良之道雖天亶者不可以坐而進而亦不以有  
初爲可恃若殷宗之初服與唐明之末年豈可不深爲計慮而豫

爲不必然之寒心哉

政在養民論

館課

爲政不法三代以上終苟道也豈以三代而下爲遂無能爲政也哉古昔聖王所以立政之意與所以施政之要初無杳渺不易見之處而後世多以其急功就利之心乖張用之而或喪其本指以爲貴者作令而賤者奉行天下幸得旦夕無事不至鼎沸糜爛而莫可救止以是爲足以畢吾人上之事已若夫厚下安宅之語初不屑問至於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一似聖賢固爲大言之亦未必能行者噫何古人愚鈍而今明敏練達者之若是多也人心喪而不復士之考古鏡今自命遠識者其亦鮮知有生民之在念矣下焉者無論夫政在養民此爲政大指也如此則善不如此則稗此自古今來引繩墨中事情之語無擇時之危平而莫不準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七

十一

焉者也今夫民亦與焉爾然而天地之所至貴也以言乎耕紉則百物之所從出也以言乎勤力則王公大人之所服而役也非是則雖天地之神靈固不能以雨粟而湧帛而自后王君公以至大夫師長雖神聖英武要無所行其威令此亦天下之至顯著也而近俗多漫不寘念則以三代而下自秦隋民變而外大都內以戚宦外以夷狄中以兵伍不知此數者之營以民始以民終也以爲此數者之害而民無與焉且民亦何能爲愚者自農巧者自工黠者自賈文者自昂首而取官祿其豪健舞智者近則聚山澤遠則走胡越不則亦作奸射利於簿書上下之間所謂含血之蟲莫不能各以其力自求飲食無所需養而乘軒戴弁者栩栩然未見其一旦之有以加於我也亦復何求嗚呼何其不察也天下惟無事也無事而優游論議幸得以徐審利害之所在大施焉而不必見

其赫赫之功萬一不虞而吾持之以中堅可不大斃而天下尚在吾股掌之上吾得而嚙沫淪漑之豈不愈於欲養民而莫予聽之曰哉夫至上焉者養民而尙莫之聽也謂吾民何一旦至是固不知其繇來非朝夕也所爲目視斯民而殊覺其無所需吾養且視當已急務誠有急於養吾民者焉而未暇從事區區也昔王之于天下也天下之田廬漚畔與丁壯老弱莫不數計周知在其胥中而因爲經營區畫不啻家人民生斯日無死生不測之憂旣無甚貧甚富之民相耀以亂其心而亦無偏安偏危之處奔走以竭其費此法之盛也法盛而不可復可不必言其法而奈何以并不師其意并田萬不可畫也曷不畫于籍而無徒畫於地畫於暴官汚吏而因以畫於強宗豪右兵農萬不可合也曷爲不耕矣而且宥之不戰視人遊食矣而又視人坐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忠孝而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七

三

非以道勢利也懋遷有無化居以阜財求而非以長侈蕩也古今養民大端不越乎此此之得所以用則足以事則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且無謂天之立君本爲民耳恐昧大道者以爲迂也信若是亦何求弗得哉故嘗論後世之爲政也大要在取民而已稅租不足雖勞心撫字率不得爲良吏耕歛之省補助之道吾見其無莫已且古之所爲屬民孔易也而今皇乎日以不足大要爲政以求勝其民而已情之相棘有若敵讐智之相攻確乎營壁家修長者人多君子吾見其無幾已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語曰養馬者斥其非類無令敗羣言害民者不去則民未可養耳秦爲無道其生民也陘隘其使民也酷烈後世之言莫不以秦爲鑑顧實以秦爲師令秦當日尙稍延世以爲後法生

民其幾無類矣乎

積貯天下之大命論

長國家者無自爲封殖之意而計深思遠則不得使倉卒之際有旦夕不應之事非天子之患貧而宰制天下者之不可以失大權之歸也書曰惟辟作威作福此天子二權也而權不二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爲民立君而民亦相與安焉無或有畔思豈唯是兢兢焉懼或威之以此一人者實能緩急而皆有以生我福莫大於生如此則生不如此則將有不克生者焉不克生而威固已甚矣是故二權之所在惟一權也古帝王之所以必得志於天下則此一權在其掌焉耳因此念漢人積貯大命之言誠旨哉其言之也今夫民天惟食焉固矣有虞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耳命官之中未嘗言國用也至於周而始見有會計國用之官顧後世所爲大農水衡自長以迨若屬窮年以計出入爲事者在當時則止於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三

掌邦教時地利而止矣管敬仲古之才人也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此其言殆亦有懲於所爲府若倉者也世所爲府若倉無不涸不竭者也奈何如所云云雖然天下事固未易以一二言盡也昔之論財固有惡其聚者矣爲其聚之而散民也固有欲其行如流水者矣爲其流之而仍爲我生焉今不達是意而反以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不能聚而不能收使之流而不能使之止則天下之民其於我也且若浮萍斷梗之適逢於江漢之上靡靡焉無所歸命嚮焉而起而且莫之能操也嗚呼三代而後斯民之各謀其生而不藉上人區會經營之力也久矣雖實踐其土而且居然以爲己田也雖實食其毛而且晏然以爲己耕也賴天之靈得以無事其于君上何有焉迨至災凶流行艸衣木食猶不自活鬻糶之地或閉或騰而有人焉或贍之於流離困殍之中漚

輸有道而富商大賈亦不得牟其大利而乃昭然見上之有以存我也此道之衰也而亦有不能不然者矣又有甚焉平時追呼課責所不能平亦謂極矣一朝有急而帑無所取于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足者未之或能也而又不能坐而待盡而民又於是重不堪也故三代之民如子也漢之民尙如牛羊焉後之民真如仇矣易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君者所求也非求人者也民者所與也非與人者也獨奈何使民之日見其君之我求而未嘗見其一我與也審如是彼亦安往而不獲自全其命而惟上之眈眈也哉是故智謀之士常大其心智以觀斯世之變而亟亟乎積貯之是憂也以爲如是則下常有以得上之與而不得局於不費之美上之人有事亦竟可以無求而不必審於定交之勞未嘗使民飢以死斷不逼之踉蹌以求生其用命我得布所積而之于生其不用命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七

古

我亦得以用所積而之於死其用命而得我以之生也積貯之效效於醫藥其不用命而亦繇我以死也積貯之銛銛於斧鉞據敖倉之粟以爭天下而後就緒帝王以此有機散洛邑之倉以食亂民而不知惜小人緣是無識繇斯而譚詎不然哉獨所謂積貯當有道焉隋煬唐德又何說也漢初按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故一時憂國者寒心謂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豈與國歷休長歷十餘世數百年承富庶之餘而甘漏澤者同日語哉三年九年之蓄古有言之者故積貯之道若晁之入邊粟耿之常平倉吾深取焉唐有劉晏殆眞善心計者顧其道以養人爲本此之不愼則如勿積愼之哉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館課

天下大物也非大人不能以有爲非大人不可以有爲大人者以

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萬世爲一時者也人情之生於世也莫不自愛重其身苟不能安心以待造物者之生我死我而期有存留於天地也其於身莫不欲有成而於世莫不求有用夫必成其身以有用於世此豪傑之所以獨異於衆人而不知此但求成其身以有用於世之心亦卽衆人之所以無賴於豪傑及其旣成旣用而此一豪傑者之所成所用隨與之俱盡初無復有可以存留於天地之間其相與咨嗟低徊以望爲不可及者亦初不過一二人衆人焉而已夫得于天者材也作而成之以達於用斯爲器等而下之雖農工賈役不坐食於世皆不得謂之無所成就而適用而上焉者非其經綸達乎天德卽智名勇功冠絕一時不足獨異者何也則固甘以其身自爲一器而末能爲千萬器之所從出也夫自不必爲器而特以之爲千萬器所從出故雖不器而不得不名

乾坤正氣集

卷

四十五

五

之曰大器大則大矣而必不能不名之爲器何也彼雖無成心而卒未始不有所成雖無用心而卒未始不有所用惟無成心惟無用心也而始天下無可成不可成可用不可用莫不於此受成受用而其成與用是以獨大是故規矩準繩之爲物也不特無方圓平直之器而其身亦未嘗有方圓平直之形而天下之物非受方圓平直不可以爲器非受規矩準繩則必不可以得方圓平直以是方器大者之不欲芟芟而乃以大有造於天下後世也亦庶幾其似焉耳吾觀古者大聖人之用心也至於一夫不獲若已納之溝中而其計深慮遠也則慮所終而稽所敝若是是安得籠取一切而爲方隅旦夕之計而遂可以快心滿志者哉而吾觀管敬仲之治齊也其取予輕重上下出入之際大要傾奪鄰國奔使天下以爲一齊愚惑黔首以利國家而已而其於桓公也諸夷狄禽獸



之行備極大惡而且以爲非其至也身朝沒而齊已夕亂也若是  
是可以法天下而傳後世者哉夫幸而爲齊可以傾奪天下使仲  
得天下而爲之當復何所傾奪是亦立窮之道也雖曰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吾未見被髮左衽者之所爲猶有加于齊桓公之所  
爲也故仲當日之所以自成而有用于世者實不過功名富貴之  
間而孟子曰功烈如彼卑言功烈已無足言矣不必略其功烈  
而更求其心法也出功烈者卽心法也卽所謂器焉耳如是心卽  
如是功烏有功無可議而復又從而苛議其心者哉故仲之小大  
要卽其遷就昏淫之君成就一日之功以成富貴而無有乎天下  
萬世之慮亦非謂其但能治人而不能自治也使眞能治人矣又  
何用自治仲亦有仲之自治但仲之所以治人亦卽如其所以自  
治者而止耳均之不大也均之以目爲器而不可以爲千萬器所  
乾坤正氣集

卷

四百五十七

夫

從出也故曰大器猶規矩準繩此篤論也而曰先自治而後治人  
夫先自治後治人此特爲未成器者言可耳以語於大器不亦謬  
乎惟此義不明而後世曲學小儒以此自藏曰吾未暇治人吾先  
自治云耳而見小急功豔視管晏者自度其學尙憂憂其難之也  
則謂功烈寧復有過此者至謂孟子言不足信以爲區區井田學  
校之論豈足以勝內政不知孟夫子所以度越諸書者正在井田  
學校二論但略言之而不必詳譬之老工大匠挾其規矩準繩莫  
有知者偶一指設以見大意而不知者以爲不若運斤小斲者之  
可以苟且朝造而暮鬻也嗚呼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  
民舉安又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所謂規矩準繩殆若斯矣自當  
時卽爲迂濶而又豈千萬世之公孫丑淳于髡所能測識者哉

孔子稱伯夷叔齊而不及伊尹太公孟子嘗稱之至論百世

孔子之稱伯夷叔齊也以其逸民也逸云者世論之所遺逸而鮮有及之者也世論之所不及故聖人及之其所不及焉者則亦不必及矣稱伯夷叔齊之意卽其所以不及伊尹太公之意也孟子之有時乎及之也孟子之時也其及之者一時之意也其不及之也則與孔子同百世之心也生請究竟其說生以爲天下之難治世變之日趨而下也莫不起於人人懷急功就利之心而無復知有正誼明道之意豪傑起而爲其事聰明有學術者見而倡其說以爲如此者之可慕也天下之人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先慕其所以不必然之事未必能其事而先以敗其心敗其心而事烈日已卑而愈無能爲至於極敗而尙不知悔其所從起著書立言者之以學術殺人至於此甚而聖賢之所齟齬而憂焉者也聖賢憂

乾坤正氣集

卷 四百五十七

七

之故言則必慮其所終而行則必稽其所敝夫聖賢之不得已而有言豈若後世浮薄者之爲偶有見於一說則勃不自禁嘵嘵焉以自明其有知焉者乎使聖賢爲自明而言也則且有不勝言者焉彼其曾中豈有旣哉聖賢之有言皆以爲人者也聖人而非爲人也則亦可以冥然而一無所稱也惟爲人也故言出則必有賴焉而亦不得多而旁及嘗論春秋之世何以弑父與君者之纍纍而莫之止也以爲武王固身爲之也湯雖得天下于夏顧其於桀也放之耳旣而曰有慙德焉而武王無是若武王以是爲當然者而未有過也至于紂死數十年矣而爲一時反側而猶纍纍若是多事也武王旣自以爲當然天下後世孰不見其君父之有罪而以爲當然而效武王而爲之哉伊尹之取夏也武不如太公之暴其得天下而所以治商也文又不至若周公之委曲繁重以至於

不可收拾故商之後世於周爲盛而君父之義亦不大數公既勸其君以力取天下周公赧乎有弗安於心而欲密爲文法以防其敗而不知亂賊之源已開於天下之心非區區文法之所可縻嗚呼慮不及遠以爲苟可以定一時之亂耳彼伯夷叔齊者之功豈不千古爲烈哉然則伯夷叔齊者聖人所欲亟稱者也彼伊尹大公者之事若其可以無傳于世則聖人固以爲無傳而使天下後世絕不復知宇宙間會有是事焉其亦善也況從而稱之哉聖人之稱人也則亦有多說矣稱是人也而使天下後世因斯識忠孝之大義焉稱是人也而使天下後世無貴賤生死以爲苟可以遂其仁義之志則不必得時行道而後大焉不必存活永年而長有生氣焉而又使天下後世無知愚強弱聞是人也而以爲宇宙丈夫作事高高深深尙有若此其甚者而吾獨奈何卑且近者之

子有不得不一稱者焉所謂中國授室養弟子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者固當時君臣所以處孟子而以孟子爲無能爲之人也徒說仁義而已孟子至爲之道湯武稱伊呂而尙莫之能信也況置而弗稱乎此易明者也若夫較量聖人以發明孔子獨尹與夷惠並著而太公尙不能與焉若是乎太公尤不必稱者矣故略定一時若太公者可爲天下父定不可爲百世師可以爲文王之師而不可以爲百世常人之師伊尹雖自以先知先覺自任先知先覺者師也而孟子弗與之百世也亦豈不以其事爲不可訓也哉故其爲業也辟之於天則雷霆而已風行乎四時而雷則用之止以半歲此亦足以觀矣

舉邊才足兵餉議

館課

邊才之希見也以事邊者之不必盡才也兵餉之時告匱也以餉

乾坤正氣集

卷 四百五七

九

之不必盡以食兵兵之不必盡任餉也雖然天下方大病病之所在非一端也病非一端救其一則且傷其一焉無所不病則亦無所不救何道乎其可以無所不救也愚以爲古今未有一時焉而遂可以無所不救之道也善救者得其機次第焉而已矣今邊才與兵餉二事也議二事則此二事者亦遂有後先焉孰先先邊才也今兵之不宜取足於募餉之不宜取足於徵有其耗之者故莫不奮臂而言曰清之不清則永不得也或又曰清之難夫清之是也也爲如是以清之而遂清矣則愚又恐其不能得也故清之亦誠難雖然亦難耳豈遂不可爲也哉所以難焉者則無邊才故也古之握兵者可以一夜之間阬數萬人而若無有今欲汰數人而恒恐其一旦闕然而起戕主帥之命夫兵者所謂聚不義之人持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惟恒試之戰而能者日以見不能

老日以誦故賢嘗居上而不嘗居下故兵事之治也其主帥之才實壓大將其大將實壓其裨裨其裨裨以下實以次壓其士卒以大才令其小才以才令不才大要能爲亂者遞而上焉以次在吾掌握之中而皆得所而樂爲吾用餘無所用者雖盡取而殺之何亂之敢生而又況其僅汰之己也汰之而尙有以用其無用者乎夫邊危地也而今之欲得邊將者若有所利焉豈眞奮不顧身思得一當以報國家而遂破家蕩產以求之故邊庭之上下相臨也亦適相遭耳莫不相與求衣食之人也強有力者不必上上者不必強有力羈縻於旦夕之間以幸無事如奉驕且頑之子而莫敢動其纖毫故曰清之難也則無邊才故也天下大矣何以無才非無才也居今之世未可以有一才焉卽謂才也非全才焉不能免卽全才矣有可以折衝禦侮之才而無以要譽固交之才猶不免也所取乎邊才者取其能辦邊事焉而遂已矣國家之事庶且多卽不有他幹尙無求也有一長焉卽所謂智信仁勇嚴者或不能必盡也況又從而求其要譽固交者乎非要譽固交者不得而折衝禦侮之才多不足以要譽固交而才又於是盡矣唯是能要譽固交者卽不有折衝禦侮之才而又能使人號爲有才顧其才在要譽固交矣又以何者折衝禦侮乎故嘗思今天下之大病莫病於言路之太多而不擇言太輕而立言之心太巧職方文選天下文武所從出也此兩司者莫能自爲政也卿相大僚也奉行其風旨惟謹耳牧宰守令近民者也日夜求免其鋒銛而後可以有濟於私耳況邊吏邊吏卽不盡以餉餉兵要非盡以潤橐也若是者幾於竭天下之財力以奉之矣今言路且百餘人豈謂百餘人者絕無大丈夫處其間顧所謂大丈夫者儀衍多而孟軻希矣古

者竭天下之財力以奉一人而尙以爲未足也今竭天下之財力以奉百人若之何其不貧若之何其望天下之屏心一慮以歸於正而以其才爲國用也嗚呼天下何但思邊才之急何但慮兵餉之乏也大刑用甲兵小刑用刀鋸鞭朴今邊不能以甲兵挫口而內之能以刀鋸鞭朴挫其民者天下皆是也吾不知其才焉否也兵聚如林而日患寡餉出如泉而日告飢而內之從事田畝者未嘗有爲其流離飢寒計也吾不知其足焉否也直謂民無如我何耳噫又安知其一旦不更猛於口而烈於兵乎

救荒弭盜議

館課

盜賊之禍烈於夷狄自古而然而又當口口內訌之日天下已大病無可議者非無可議以爲天下可議者不在盜賊也天下之可議者莫如今日之可以不爲盜賊而其實甚於盜賊與可以爲盜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七

五

賊而目前尙未爲盜賊之人盜之起也不一其途有飢寒而爲之者有狃於驕淫而爲之者有負材氣鬱鬱不得志好亂樂禍而爲之者此四者盜之所起也知盜所繇起則得盜所繇弭彼原非無故而起則亦豈無故而弭哉弭之則必令天下無飢寒無驕淫無不得志而好亂樂禍而此數者其可以拱揖俯仰論議戶庭之間今日一部覆明日一令甲而使遂晏然以免也抑更有道焉爲天下所公見明知而特避而莫之敢議卽議焉而莫有能行者乎愚以爲天下雖大分域而治合則天子分則縣官耳天子之下縣官之上自宰執遞而至於郡守不過多方區置奉天子威令遞爲鉗維要使縣令必爲斯民利而無害焉則已矣今也不然舉世眈眈然其視縣令如商賈居積之肆居是位者亦遂以廉潔愛民爲迂澗難行之事一日而成進士遠膺民社之任而尙愀然不樂數歲

一遷而岌岌乎其不可待平心靜氣而細觀之上自宰執而下至郡守若而人若終日多方區置惟恐縣令之廉潔愛民則舉朝嗾嗽無所得食者縣令雖欲念民飢寒閤民驕淫復何暇竟亦何裨至如邊將扞外與縣令治內者等非力能浚削內供亦不可以安其位必不欲驅豪武之人少洩其戾氣於外而留之乘間以發以今度之雖旦夕未有大變而不及聖天子求治之日同心合力力爲救正誠恐天下事有不忍言者謂可以患貽後人也哉救荒有策其大要不出捐倉勸借和糴而已有良有司隨時隨地可以爲計然不終日之事未及乎久安長治之道也食畢則復相聚爲盜且盜無不獲又誰索縷粒於富豪吏胥之手乎故愚以爲廟堂之上無力責天下之縣令使必廉潔愛民以不罔其上而反煦煦兢兢欲爲畫計計畫愈行民愈困盜愈增耳又何議乎又何議乎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七

三

澹泊寧靜解

館課

天實生才而以爲可學而至學而後知古人之言不我欺也學焉而不知其要學焉而容有不至者矣不自以爲不知要而以爲學咎嗚呼天下之無才則自茲始矣三代而下如諸葛武侯號爲王佐之才而後之儒者或以爲天資自美不得列於聞道此一時激射之語非篤論也澹泊寧靜之說前此間有言之者顧恒見於武侯之與其子論學如是而學而乃以廣其才也曷爲乎廣其才也世之季而道之微也吾傷天下之不知學而猶幸天下人心之喜有才幸其喜有才矣而復私慨其湫豔張皇莫能致其學力以深入于無才可用之地而成古今之真才也才也者人所立于天地之間而與爲三者也自有宇宙以來得此則治失此則亂故唯元愷在堯舜之世初不過稱爲才子而濟惡亦祇謂之不才世之學

者誠莫能精心以求自發其才之爲亟亟也誠精心以求雖欲不澹泊寧靜亦焉可得哉澹泊寧靜者所爲致其學力以深入無才可用之地也曷爲乎深入於無才可用之地也今夫明敏捷給遊刃而批窾卻一日而致千里此人情所公願而亦斯世所急須也然生而能者或能之而不必準準矣而不無弊其不能者或勉強之而適以昏鈍察見淵魚而尙有不祥車堅馬駿而尙有策其必敗者也況其下焉者哉君子以爲其求明是也其所明之處非也明不於志則持銅以索炤也其必遠是也其必遠之法非也遠非所致則空步以逐日也火在天上則可以遏惡揚善而順天休命矣乘六龍以御天則可以自強而不息矣大聖人十有五而志於學羣弟子侍坐而常迪之言志也此古人隱居之所求也而特無如其不明也全軀保妻子之計知不足以千里萬里日暮可見之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三

金

功知不可以一世萬世無遠慮則必有近憂也而特無如其不致也不能是者無大過其患總坐於不能澹泊而寧靜澹泊寧靜無奇耳其功卽以明志致遠而成天下之奇才天下固鮮有能真知澹泊寧靜四字也實能澹泊矣始豁然知澹泊之可以明志也實能寧靜矣始豁然知寧靜之可以致於遠也天下無一物能入吾之心無一物入吾之心而後有一不可解之心昭焉現前真可以入湯赴火救天下而不悔天下無一物能動吾之氣無一物動吾之氣而後有不可遏之氣沛然流行可以撼山裂石動天地而有餘而或以爲山澤逸叟鄉里端人於世亦似無求於物亦能無囂者嗚呼聖人不嘗言之與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德之賊耳彼方挾其泉石煙霞之癖不能稍自捨斷而恒以其區區之忠信廉潔橫亂胷中真所謂擇害莫若墮擇利莫若



重者耳又烏能澹泊寧靜也哉如此則又何惑乎其足以明志而致遠也學之不明則千古之說不開故尙論千古多以其人而低昂其言雖孔孟亦置軒輊其間嘻孰知武侯斯言之篤至而不可易也今世搶攘危難之事其易見者莫要于戰雖聖人慎之而要其大得力不過兩語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而已若者非寧靜澹泊乎其他則復何說蓋會致力於此而見其故于日澹靜之而不足一日營亂之而有餘者此物也顧得其道則于日營亂之而非多一日澹靜之而亦非少矣存乎其人耳高之卽以至於伊呂而其下亦不失爲人用提匹夫而立躋之聖域卽以截末俗而還之三五取之四字而未有不足者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聖人作矣而尙不從事豈夫也哉

金太史集卷一

涇縣潘錫恩校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七

十四

據實奏報疏 已巳

臣以小臣受皇上眷顧憂天之心竟夕不寐半月以來氣血欲盡  
惟餘孤志耿耿欲前自念生存一日卽爲皇上竭心力一日臣之  
所能惟仗區區朴忠鼓舞羣策羣力畢歸於忠義一路以爲君父  
用而止自受簡命事事卓創措辦倉惶始臣信申甫實以甫自造  
戰車火器所向無前與其一往殺敵之氣今申甫所募新兵雖務  
求精壯然給衣裳不十日編訓未數日旌旗金鼓尙未習也兵部  
無選鋒練士於二十五日送新募未給衣裳兵二千於甫甫未收  
於二十七日復送臣臣以全師皆烏合難用是用躊躇又申甫係  
新立一軍所需器用種種皆旋取旋辦缺一不可臣日夕拮据移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文催督難可得辦臣惶懼不知所爲臣以文臣請纓自以國家事  
皆已事雖軍旅非所當與不敢不勉欲集思廣謀爲皇上效一臂  
力至於錢穀會計簿書出入素所未習欲勉不能口氛日熾中心  
如焚日爲國家籌安危大計而心力苦疲於瑣細伏望敕下戶部  
委一司官專理其事伏念臣所不必爲而自請者急君父之憂也  
於力所不能爲欲勉之而終未安者恐悞君父之事也總督在甫  
臣于軍前置將用人等事悉聽甫權衡務令獨展其才臣區區之  
心有欲入告君父而尙未敢者臣之微能可矢天日惟事君無欺  
好賢不倦能鼓人心之忠義畢效力國家而已耳勢與願違日懼  
殞越伏望聖鑒臣死不朽

和輯忠勇疏 已巳

竊惟遜讓不遑者文臣之態也剛狠不馴者武夫之病也臣見申

甫才薦之皇上皇上見其才授之專征至若滿桂驍勇能戰臣與  
大同撫臣張宗衡交因知桂才亦素嘉其人今皇上授之總理臣  
私謂兩才當事事必相濟不謂權既並重遂釁起不相下也本月  
初二夜甫將軍至柳營報稱鄉民驚逃稱有□□數十騎在鄉擄  
掠被奇兵出營拏捉當獲一十二人至次日滿桂提稱係彼夷丁  
報到臣臣恐啟釁傳令釋放詎初六日未時甫大軍出廣寧門據  
甫初七日塘報稱本日□□數十騎衝突而來將本職塘報官人  
蘭國祿丁元殺死百姓齊驚本營當時守備李承勳率家丁齊上  
復殺死營兵一人衆兵齊上活捉五人又守備毛養和活捉一人  
見在營中目下□□正在相持等因又報稱本日申時□□無數  
四布本職外營偶東巷數百騎衝突而來差官看時有□□一半  
中國人一半亂箭射入營中我兵堵截不敢以神器相加少頃又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一

二

數十騎從西南來徑衝大營百姓惶亂衆兵堵截鄉民陳本孝等  
奮勇斬真□首級一顆衣服一領互納一隻箭七枝刀一把爲此  
理合塘報等因又於初八日接申甫揭帖稱所獲夷人正欲解入  
又傳爲文將家丁聞文將者桂部下將也臣聞此不勝憂惶兩軍  
不和後每相遇必先相自殺傷萬一□□聞之爲所乘爲害匪淺  
臣欲出爲調和而二將皆奉便宜以臣忠誠自信頗能感人而權  
微不足以服之非皇上攝以大義其氣未易平也又各援兵新兵  
諸將多有未調伏望詔令和輯同心協力以淨□氛惟內順乃能  
外威臣念之至熟而言之未得其便謹據實奏報惟聖上裁察

奉命回奏疏

巳巳

臣本月初十日接邸報該臣奏爲據報軍情等事奉聖旨金聲便  
諭二將務令輯睦圖賊毋得自生猜防致誤軍機罪責均任新集

兵將該部還通行諭飭欽此欽遵臣自受皇上簡命日夜念皇上威德所以諄諄勉甫者備至今得奉明旨更反覆開諭令一意圖起釁桂亦是臣言然臣此行週環走二十餘里閱一二營壁執途之難民數人問之於衷戚然臣問口不過萬人我不得志於口口得爲寇之道而我得自困之病也我兵不下數萬人法宜探口口趨之道諸將各據險列營首尾相應奇正互用則口難以逞今諸將各統兵數千人不相聯絡費廩糧則多分以遇敵則又患于少此不善用多者也將不得不任其失策然亦有難乎爲將者臣從滿營歸漏已二下道過施洪謨營宿申甫營見數營人馬當朔風寒苦之際皆露立枕戈臥不得有騰飽之象不戰先疲況口以掠劫日飽且樂而我驅此恆弱者與遇難矣然大兵四集費金錢鉅萬工戶二部告辦爲艱欲使士飽馬騰亦又難乎爲上者因其難而不思長策則日困一日口不還可憂口退亦可憂四境蕭條藩籬破壞兵民疲于外財用竭於內如此用兵不謂之自困不可也惟皇上與二三大臣蚤圖之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奏繳辭銜疏

臣自傷才術淺短意願空長值口口犯順君父焦勞妄慕被髮纓冠之義非爲人臣子者可以瞻前顧後之時遂不度德量力強受簡任不謂力不從心勢與願違僅顯一土區區之節竟無國家分寸之功臣捫心傷恨痛不欲生不圖復荷聖恩浩蕩無涯略事原心不卽加誅感法外之餘生欲致身而無地不遑寧處急圖自效而罪過旣彰分不得復受委任臣滋戰慄不敢煩瀆臣日夜惶愧如坐芒刺一身無據進退惟谷出入忽忽不知所之臣久當奏繳

以續查軍需并移會各該衙門收取未盡于今本月十八日粗得竣事臣原蒙欽給參佐練兵防禦事務關防一顆敬當奏繳伏望皇上勅下驗收至于臣風憲職銜本爲軍務權授卽幸而有功謝事之後猶不敢當況臣罪邱山豈得覲顏久稽每一念之置身無地伏望皇上蚤賜罷斥以肅臣紀若獲蒙聖恩終不加誅或以臣罪在前非功不贖置臣重難之地人所難爲者使得盡力鞭筆之下畢命行伍之間臣死不朽或以臣才不堪臣心可原宥過無大冀編臣于氓隸許臣尙得攻苦食淡窮今古事物之變困衡摩厲以期異日桑榆之收庶幾餘生未爲聖世棄物可以不終負皇上特達之遇臣自恨不才孤負夙志肝腸摧結憔悴非人痛念天恩日夜感泣心憂國事不能奮飛語無倫次伏望聖鑒臣曷任恐懼待命之至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一

四

再請罷斥疏

庚午

伏念臣生平忠孝自矢抗心希古妄許皇上以努力馳驅今不幸顛蹶此志孤耿誓死靡變有如覲然在位分不敢默默容容而肝腸空熟學術未成才識疎淺無以自效臣雖不敏實恥素餐主憂之日臣辱臣死臣愚以爲當然而知臣莫如君皇上矜其愚不忍棄之徒死夙夜思維冀捐軀圖報其路無繇而戴恩愈深愈難苟容自全以縻君祿雖皇上原之天下未必能盡諒之卽天下能諒之而臣寸心斷斷不能安之仰念天恩俯顧憲銜進退用舍如臨淵谷反覆展轉五內抽裂神傷氣悴不能自存此心此境獨癡獨苦不得不歸命投誠控告君父伏望皇上鑒臣至情全臣愚分仍賜罷斥使臣尙可以仰戴聖恩存身氓隸之中臣曷任惶悚懇切待命之至

臣不才有願莫遂虛負皇上知遇皇上雖鑒原臣臣愈自傷之心念天恩晝夜感泣欲堅求罷斥草疏屢就值國事多艱君父焦勞不忍自棄遠離闕廷欲捐軀圖報其路無繇空復戴冠束帶從士大夫之後萬非所安夙夜思維冀少效尺寸而臣當有言不信之時事關兵餉又非所敢請度臣力之所能爲與今日之所不容緩不必另開事端而於口勢不無少創於國家不無少補者在于今日蚤宜乘便聯給朝鮮朝鮮與口老寨止隔鴨綠一江今口類敢長驅入犯縱橫不止無復狼顧之憂自度無敢議其後者以故東江牽制未可一朝而發而東江實全藉朝鮮爲居停主不得不蚤爲宣諭然今日諭之又要令朝鮮無所驚疑臾宜乘皇太子冊立頒詔而去今詔書權宜附其陪臣以往蓋未聞口警以前議也臣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五

愚以爲在今日有未使者值口警而大禮之行遽乏特使未免生外夷心口旣合束或復通鮮勢益無忌東江數萬生靈將反爲口用臣不才蒙皇上寬宥七尺餘生久非已有非當苦難之事以効力國家不可以竟初志願乘風破浪捧尺一之詔涉島澳之鄉宣朝廷威靈感以至誠動以利害儻得藉手相機與東江相仗圖乘口虛縱未敢卽言搗穴而振聲援以制之口宜有卻行狼顧者矣卽不然而使朝鮮受臣聯絡亦無令折而入口且臣之往使得畢力盡意遍歷諸島探其虛實詢諸將士圖上方略以報皇上而在廟算以待能者固區區報主之誠得以稍展而皇上所畀不過一紙詔書所必附之以往者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入臺首疏

庚午

臣愧憤之極不意復待罪於此何敢更輕言天下事痛傷生平致

力忠孝留心當世既躬逢聖明特荷知遇一時君臣殊不讓古乃  
舉人未效所學竟不適用疑于古道不復可行壯心不甘夙夜思  
過自知所向未爲大謬而閱人未廣歷事未深動不遂志亦所宜  
然伏思皇上聖本天縱言動舉錯允合古法好學寡欲法祖敬天  
求賢若渴受言如流較古帝王眞無間然謂宜風行草偃本立道  
生人與天協功隨事集矣而尙兵困于外財匱于內賞未必勸罰  
未必懲主德日勤風習如故其故何與將人材絕不如此而時事  
率無可奈何與抑終無道而處于此與願皇上更深思其故也臣  
伏見皇上晝夜焦勞惟日親天下之事而實未嘗日習天下之人  
皇上以不世出之聖興大有爲之業定使天下之人才與不才盡  
在皇上胷臆之中卽才矣而有所長與有所短皆得一程量之  
確然不爽然後斟酌位置惟皇上之所使而始可執賞罰以隨其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六

後此不可以懸斷臆度不可以盡得于章疏之中不可以徒參互  
於外議之異同必皇上親自嘗試啣啜之而又不可以旦夕之間  
一二見而足也往者皇上朝見不輟召對時勤旣而問無所得鮮  
當上意而皇上亦遂厭之矣臣愚獨以爲皇上宜念往者君臣相  
見之尙未數反覆問辦之尙未精皇上所以探討諸臣者之尙未  
深切著明而不宜謂相見之爲無益也願皇上自今定爲間日御  
文華謂宜做古蚤朝晏罷法其在廷諸臣若諸卿之貳及翰林科  
道中行評博等官非有繁劇事務纏縛其身不得閑暇者宜令輪  
番入直蚤夜在公而內外官之有專司職業者亦得以不時進見  
皇上於官方之情僞得失軍民之大利大病并廟堂刑賞舉錯之  
用邊腹虛實強弱之形皆得進諸臣而考究於堂陛之間而且時  
詢及諸臣之職掌如是而小大成集上下漸習卽微塵無能益山

未必遽有大奇偉當聖意者而詰問既近情僞自露酬對相類材  
品畢呈日月已久以皇上之聰睿諸臣才與不才與其才之所短  
所長豈復有遁於聖鑒者哉且夫今日非誠無才也士大夫精華  
果銳之氣莫不相與分馳於愛憎毀譽之地坐消于談笑偃臥之  
間夫才之爲物不收之使專心致志則不生不迫之使困心衡慮  
則不達不並之使較長絮大則不見今因是而令諸臣日夕皇上  
之前天威日凜天語時聞自惟皇上之社稷蒼生是念無暇復有  
他思計惟龜勉學問淬勵以思一當自非朽敗壞爛之人宜莫有  
忍自廢者矣且不特此也作之不休求之不已天地不閉祖宗有  
靈皇上因是而於百千人中定得一二公忠練達不世出之臣焉  
以佐皇上知人善任使者小大內外罔不稱職皇上又何求而不  
得何令而不止哉伏惟皇上少留意裁察臣請得畢暢所欲言臣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七

不任懇切待命之至

入臺再疏

臣雖不才終不敢內負夙志上孤聖恩思維國家興衰治亂之所  
繇國事日艱敬陳本務一疏非敢漫爲條陳以飾觀聽實攷古證  
今念之甚熟皇上欲內順外威久安長治所當遇事整頓者未易  
盡數也而非繇臣所言以端其本則大之終無提綱挈領之要密  
之亦實無批卻導窾之概皇上雖赫聲濯靈法在必舉亦似有令  
行禁止之意而大勢如故人心未回苟且徼倖之情日惟求免任  
事圖功之意迄難眞實空勞皇上宵旰之心終無益于治亂安危  
之數此愚臣所爲拜疏以來齋居不寐再三籌度而愈自信其說  
之不可易也治安在人今古所知臣謹按古今論人之法未有不  
以言爲大端者卽皇上今在穆清之上所繇以明見萬里之外者



固大半取裁章奏中卽問別有探討以得人之情僞有不出于人  
口而達于聖聰者乎而言有二覲面問荅較之于筆墨敷陳其簡  
切尤不可以同日語旣無奏牘往覆之煩使君臣相與敝精神以  
費時日而又得以實察人之真誠于神情出入之間且天下之人  
未有不反覆推究以得其才之短長而遽試之事天下之事亦未  
有不反覆推究以得其至當之歸而遽責之行者惟觀聽不惑考  
之有據務以光明洞達之意曲盡其是非利害之情自求無不獲  
發無不中無論皇上聖神文武固當遠述堯舜近憲高皇不屑屑  
漢唐諸君卽攷漢唐一二有爲之主當時君若臣莫不相與諮詢  
考度共取天下而商略之人見其可而用事見其可而動未有差  
置士大夫于度外厭薄以爲不足與謀無可深求而空驅策之以  
望其奏功者也今世士大夫承平日久習氣實深皇上聖明不幸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八

際此厄運要當密心耐意磨勵鼓舞長養裁就以望其有成耳口  
入內地今茲半年迄無一人爲出勝算非諸文武反出口口諸頭  
目下非不畏法非不願通侯之賞繇講之無素而習之不精也及  
今講習圖得一當雖曰不豫猶爲未晚今事外之人旣以成敗安  
危無與己身徒立而睨人以優游于不學不思之地而當事之身  
則目熒耳亂手足匆忙又不暇有可學可思之時惟賴皇上以神  
武豁達之用間取此從容暇豫之人以蚤朝晏罷之法而寓日考  
日試之意庶幾其有獲焉而或又難于一舉是天下之人才無時  
而出止聽命于天之自生天下之難無時而平止聽命于天之自  
定也今廟算淵微聖謨深遠愚臣淺薄無片長寸效何能仰窺萬  
一輒敢侈口多言願靜觀今日之事與今日之人臣雖愚思皇上  
必非以內外諸當事爲皆必不可賴之人以今日所布置調度爲百

不失一之算也謂目前固無以易此者母亦姑靜聽之以徐觀其後耳今日豈可靜聽之以徐觀其後之時哉惟皇上蚤圖之幸甚

告病第二疏

庚午

臣惟臣子大義篤於匪躬臣雖積病日久不敢一言及病至前六月廿七日突然氣塞至昏暈竟夕吐血連日臣力竭難支始敢據實上乞骸骨復蒙聖旨念臣服官久臣感激忘生伏枕三旬見城務久曠覺體氣暫平不敢卽安隨勉疾視事不圖復以勞煩于本月十一日本症隨發而怔忡痰厥更劇于前病苦之狀未敢瑣陳以瀆聖覽臣惟奉職無狀神思短竭于軍國蒼生大事不能少有裨助何得以一身疾痛長呼君父之前而臣情勢萬不獲己念服皇上一日之官則當盡皇上一日之職今乃以風憲重職司皇上耳目之寄者爲微臣餌藥養病苟容竊祿之地有日如歲生氣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八

九

漸短臣之危殞日可俟也臣雖捐棄道路區區一身何足自惜而臣自遭際聖明以來讀書學道致身事君之志自矢必遂不幸苦爲才分所限學識所局天不愍念更有病魔縛而困之雖踟躕高天厚地之中尙思仰荷聖澤得靜息身心收召魂魄究所未知增所不能誓于此生要得一當以荅聖明庶生前生後無所復恨而今身命之憂迫于目前則亦未免有貪戀聖世不忍徒死之心伏惟皇上聖明鑒臣非遺忘君父自便身圖之人非真無可奈何定不敢輒瀆聖聽使臣餘生寬然幸不遽絕厥命學問方始亦何忍終自廢棄至如臣父母衰暮零丁流離床褥念臣無狀日夕驚憂知臣無能坐糜國廩願言一見待以瞑目雖臣至情家不先國使臣可自效亦何敢言于皇上之前臣曷勝激切待命之至

臣遭際聖明拙忠不效不幸負疾乞骸歸田叨蒙皇上矜全不卽  
廢棄許令首邱得就醫藥臣歸之日泣見老親恍若隔世北謝天  
恩感賜餘年雖伏枕一邱報國之忱耿耿不墮至於僥倖痊愈且  
夕就官之念則斷斷不忍起臣之自知甚於人之知臣死不敢假  
愛戀君父之心以不勝任之身冒不易稱之職也今輔臣徐光啟  
以修歷之員或傳臣病痊漫及疎庸仰荷俞旨臣聞命之日心怔  
若擣臣之父母跣踏憂惶若無所措臣叨歸幸生得不隕越安敢  
上欺宸聰尙稱危篤如云潦倒床褥間者而神氣耗竭寔未痊復  
痰火眩暈不時劇發居平怯思健忘如石如鹿餌藥省慮僅足自  
存况歷數大法古以宿學久竭精思方得就緒今之輔臣誠哉其  
人至于海內不乏耆儒如臣碌碌疎淺重以結疾素學既不深入  
思力又難致精顧瞻斯任豈啻負山臣君恩結念孤志不苑日夜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十

自調靜閱今古期以時日深永馴得身強并冀學成敢望皇上特  
恩寬以期限臣得踰強仕之歲及服官政之年而後東西南北死  
生赴之不敢有愛乃今國事多艱未可輒以一人而開羣臣自便  
之門旣不堪任應終廢銅臣獲大造曲全臣雖居田亦當據此身  
心學道著述以助聖化誓於此生隨地致力圖報少効而後敢死  
統祈皇上鑒原臣曷勝懇切請命之至

辭謝推陞驛傳疏 乙亥

臣以書生幸逢聖作身依日月叨補中祕甫及期年會逆口犯闕  
奉命倉卒欽授憲銜從事戎行孤臣負移山之愚皇上簡當熊之  
誠至謝事之後請斥疏章前後五上而溫綸五加恩溢常分天下  
忠義聞風感奮況臣身受而臣啣結愈深矢思奮迹拊心自維益  
恥苟祿此則臣乞骸歸田之初志也誠不自意故輔臣徐光啟忽

騰薦剝遽以臣承乏修歷臣病未痊愈學非專門雖職列清要典  
憲今古人多爲臣榮之臣心獨不自安伏具疏乞休雖未獲允放  
明旨業具呈堂官堅懇代題并力求故輔臣徐光啟題免臣心勿  
欺久蒙鑒在乃今年正月忽得邸報吏部推臣出補山東驛傳  
道伏念司道雖外吏遠離皇上無復出入禁闈補過拾遺之任顧  
茲方面受皇上崇秩非積日累俸不可得非夙習吏事不輕除授  
而臣以服官無幾月之人今又抱病在籍何所短長而遽獲斯職  
鵜梁之疾愈刺于心切思臣之初志已邀皇上鑒原臣之職銜獨  
蒙皇上欽授皇上不以臣爲不肖鑿賜溫綸不許辭免臣尙反身  
問心理病力學攻苦食淡磨厲堅忍未敢就列今銓臣遽又別補  
義豈得非分矇就臣踽涼孤冷時思古獲心若幸而微天績學有  
成奮身報國此生此身惟皇上所驅使其于君父之官敢有擇焉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十一

不然而蔬水沒齒分實甘之臣卽不自惜死不敢容容竊位以辱  
聖明臣曷任懇切待命之至

初聞題參備陳守禦始末疏

癸未

臣甫筮仕讀書中祕遭口口犯闕痛憤主憂奉命倉卒從事戎行  
臣受皇上特知雖以病歸田而讀書學道期得一當以副皇上奠  
安天下之心庶幾君臣道合用垂千古日夜磨厲不遑逸安而君  
恩未酬父命旋隕去冬聞口口深入苦塊之中不能奮飛繼值闖  
賊披猖大帥南遁亂賊公行檄文盡旨勤王官兵沿江屠燬漸逼  
金陵東南震恐望風潰徙蒙撫按檄行郡縣各厲防守臣從郡縣  
有司及士大夫之後以爲欲抗賊氛先定民志日宣高皇帝六諭  
告以入事父母各保井里出事君上共固封疆之大義與民同命  
效死勿去臣效空言民有至性無不泣下感奮者不意三月廿四

夜忽傳婺源縣報文稱四遊擊將軍之兵自黔入鳳旣舍大江孔道又不渡江繇皖陸路直行乃紆迴千里涉崇山峻嶺繇江西樂平思入婺而到徽州絕無鳳督明文而又適當賊陷蘄黃之後合郡皇皇舉疑爲賊以爲警在徽南一路也至廿五日而徽西祁門縣突又有報文稱沐國公兵合郡人見兵不同名號而又分道並入定相攻襲至廿七日而郡人被殺掠自祁奔入者稱兵已到祁城皆楚人江右人及徽本郡人且雜剪髮人婦人實無黔人而又絕無黔將則合郡鼎沸決以爲賊矣是時各鄉諸亡賴分兩路而走祁婺者如市諸面生可疑及久外之人忽歸而佈各鄉者所在見告婦女之畏辱而自盡者不可勝記是時各縣各嚴城守臣鄉居不敢徙入城身鎮定以安人心謹相約各設備以待至廿九日而郡人自祁奔入者報賊廿八日已過祁東與祁夥二縣居民兩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六

十一

相格鬪幸未入休境而聞鬪已畢賊已遁矣至四月初三日傳得婺報所稱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之兵全未入婺以三月廿五日盡爲江西樂平居民所憤殺傳其兵爲鳳督監紀李章玉所募之黔兵其將劉珽李華玉姜美三人現監樂平獄其兵少有得脫者樂平申江西各詳內稱盡舉而殲之樂平印信報文現在郡縣諸當事處也殊不意料李章玉反指殺掠祁門之寇認爲黔兵而逞其偏詞激怒鳳督置樂平而反求徽人徽人不能應命遂蒙疏參嗟乎章玉何心其於饒之樂平旣縱兵作賊盡喪其兵而不敢言而於徽之祁門復故認賊爲兵喪於樂者責於徽不惟可蔽鳳督以自解說其無罪且圖以遂其當初繇樂入徽之初念而洩其中阻於樂不得入徽之私忿臣不知督臣疏中參臣何語願督臣讀聖賢書自號知兵竟不問兵隨將轉將在何處兵在何處耶且

督臣受詔爲皇上殺賊安民臣謹切同讐望其旦夕滅闖擒獻以解主憂而拯民難督臣豈不見諒而監紀曰徽人殺兵卽疏參曰徽人殺兵竟不察監紀當日突遣兵改道事屬詭異已違督臣節制自非真欲攻襲萬無再分兵別行復異名號而兩路並入之理豈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並旨認他路之賊耶念此一舉祇因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仗皇上威靈奉當路嚴檄相率百姓徒以疇昔相誓聞賊不走之故不意遂致有臨難相助見賊出禦之事郡縣而皆若此其於國家之事豈無小補此亦何所開罪於督臣而必不相容微區區一郡不難以是非聽之公論禍福聽之聖裁而念此逆賊未靖人心危疑將逼江東南者郡縣盡以守禦爲畏途以奔潰爲上策相率動色以微事爲戒其於委而去者反尤而效之民志不固將何藉以抗賊氛頃塘報獻賊臨楚省城鄉民方奮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八

七

勇格殺縛賊報官官諭以恐係官兵不得輕殺民遂奔潰而省城隨陷宗藩生靈一時俱盡此亦皇上之所恫念督臣之所宜寒心者也臣未奉部文不敢赴闕謹據實上聞臣無任悚切待命之至

見題參後據參陳辯疏

督臣馬士英參臣徽祁鄉官有司一疏初未發抄臣不知疏參何語止直述當日情事拜疏進呈今督臣疏稿方傳佈事雖在臣一郡而關江東南及天下利害臣不敢不據實明辨字多踰幅惟皇上幸畢賜覽察督臣疏內大端初據臣本府知府唐良懿申文述三月二十五日婺源縣報稱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領兵繇樂平等縣將入徽州飛票一紙妄以爲其兵已入徽境而續據監紀李章玉與萬民安鄭天卿等乘三月同時祁門有堵賊之舉遂共砌飛語捏其兵已入祁門而因捏臣與推官吳翔鳳入祁殺之殊不

知婺源在徽之南祁門在徽之西姜劉謝李之票以三月二十五日繇婺源報府者卽于三月二十五日以淫殺焚擄激變樂平居民二十六日爲樂平憤殺殆盡謝上用不知下落劉珪李華玉姜美現禁樂平獄樂平印信報文府縣現據何得更有四遊擊亦復同稱姜劉謝李而捏祁縣接濟四將于教場安宿捏臣與吳推官領兵到祁謝將官自刎而亡生擒姜劉李三將而且捏爲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白也樂平去祁門六百餘里以祁門六百餘里外被殺之兵現禁之將皆可捏爲祁門城下所殺所生擒而且捏爲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白則其餘所捏以臣與吳推官在休寧去祁百二十里外之人捏爲領兵到祁捏爲誘黔兵束器械入祠而焚祠以殺種種怪誕一任說謊似夢似噀又何所不至而臣獨嘆惜督臣爲國大吏重臣輕聽細人誕語便率爾入告君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八

十四

父失大吏重臣之體抑亦不意督臣方自號知兵鉤深致遠顧于所部之將之兵所行之地方所到之時日及不幸失律於所失律之地方與失律之時日而皆一切憤憤乃爾又將何恃以揣賊情而得賊勢知已知彼一切不謬乎方姜劉謝李飛票之自婺源入也正當賊盲官兵僞票公行鄰徽郡縣屠燬慘毒闔郡一日數驚之時下自士民上自縣府道院諸臣無不驚疑以爲是賊皆嚴檄明示勸督鄉勇協力堵截此徽南一路而戒嚴已若斯矣況不一日而徽西之祁門又報沐國公兵將入比及兵到皆江楚及北方及本郡之人雜結成隊如鬼如蜮不知所自而爲之先導實本土無賴黃應鳳也闔郡共揣以爲姜劉謝李自婺源入之票果僞耶則此祁路爲分兵別號而兩路夾攻襲陷徽州無疑也若姜劉謝李自婺源入之票果真耶旣不獲已而改道又何苦無故而分道則

此乃亂寇乘機因兵之入而分路揚威遙藉以取事者益無疑也當是時各鄉諸無賴一日而皆洶洶走迎於祁婺各鄉諸逋逃外出軌之人一日而忽纍纍潛伏其鄉外覺內亂相期並作轟轟逞發直須時刻而東北近郊冒稱勤王諸師是賊是兵虎視狼顧各整棚厲刃窺便卽入當是時非天祐陪京豈惟徽之爲徽久不可問一徽潰而大江東南之事臣實不知其所終始也皇上試問督臣當是地而居是時爲人臣子而爲皇上封疆計爲民牧而爲民命計有識而不多事者義當如何其宜開門而揖抱頭而竄乎當是時城以內郡縣有司任之城以外臣不得不與諸鄉紳各鄉民分任之賴高皇帝神靈仗皇上天威幸有疇昔與諸父老人士約諭各鄉各守其處有險要則附近各鄉相約而共守其處而決不以一鄉人走入城不以一城人走入鄉不以此鄉人徒走彼鄉

不以一人窺便而挈妻子棄其鄉以走外郡亦惟是鎮定無走各設備以待耳殊不意諸縣之人相傳疇昔約諭亦共相堅至二十八日而祁黟居民旣身見淫殺又力當賊衝義無所逃勢不獲已遂不避矢石不顧危亡突爾出死力以捍賊也當是時臣目不交睫者八日夜然實未能親入祁而以其身當賊安忍以百姓殞命重傷所各出之死力盲爲己力且此捍禦者皆父子兄弟自相救死之民也持挺荷鍤何兵之稱督臣乃怒於室而色于市詆臣爲多事而諸有司爲無識皇上試問督臣近日封疆之所以壞而賊勢所以如破竹之故乎民心不固間賊卽走而先自潰亂以待賊入者蓋什之九也此非有司傳舍其官規利避害以爲有識而鄉士大夫先徒以爲民望恃無官守不欲多事之所致乎督臣以鳳泗淮徐之間高皇帝聖作物觀之鄉其所產人材皆不堪用而一



惟督臣之鄉人可資撻伐臣未敢以爲非要諸事理初亦不必迂迴千里逍遙翔惟其意之所欲向至縱橫曲折以行于無賊之地而況更欲以其行一路之黔兵而並禁百姓無捍他路之亂賊則將盡拔其黔人惟諸黔將所挾以縱橫曲折行于天下而自餘皇上之封疆及皇上之赤子皆可以弁髦糜爛而安危生死概置不問乎皇上試問督臣旣惟其黔人可資撻伐而沿途亡命之輩何以盡招充數池安左兵所駐何以望風卽避以左兵爲兵耶兵不當避兵以左兵爲賊耶兵愈不當避賊且黔亦何因以左爲賊而恥其兵之以不律爲樂平鄉民所殺而不可以爲名也則舉而移禍於徽祁之官紳而又恥其兵旣稱衝鋒殺手卽誣捏官紳所殺而亦不可以爲名也再思而誣捏爲拋戈投甲誘而殺之以文其兵之不律而解說以被誘之不幸皇上試一加詳天下有百姓

乾坤正氣集

卷四皇六

六

鋤挺相向兵賊矢石交加兩命相角勢不俱生之時而忽爾拋甲解戈無問是賊是兵有若是之至愚者乎李監紀之爲言亦太無根矣狡哉監紀此一舉也實欲屬饜於全徽而初未嘗稟命於督臣及其一旦沮敗於樂平而必欲終償所欲於祁門乃適值祁門知縣趙文光方以大計謫官急媚督臣干進呈身軍前願効死力陰助監紀構害徽人以故督臣疏中每及祁門知縣處處盡爲袒護一一皆作贊語而後故同臣等一體題參逮問表裏連環講張爲幻殊不知文光於四月初二日尙有飛報賊情求本府各縣護救之印信飛票固現存也而捏祁縣官自寫兵不擾民之塘報收貯在身以爲後患干証高皇在天之靈皇上如天之炤其可欺乎昔郭晞能謝段秀實擒斬暴卒之教賈復不終報寇恂捕戮部將之恥無論祁民本屬殺賊原非殺兵初不愧於執戈衛國之魯童

卽在樂民雖誤殺兵而本意殺賊亦不失爲主傾孟之啞婦而督臣顧寬其私人失律不受節制之誅飛恨于捍患固圉有勞無罪之民侈言劉超恣詆臣等違其偏詞以徼皇上一旦之聽而圖陷臣等以立威於全微弱肉可食之地臣自束髮負志及歸田十年攻苦食淡困衡摩厲期得匍伏階前備陳所學爲皇上一明天下安危治亂之故以定宗社億萬斯年之業耿耿孤懷日夜以之而特以多病未敢躍治臣之命豈不懸于皇上而督臣能以其私意相陷兼今人心厭亂天欲平治以今日督臣俘超之功將來議於朝廷之上亦遼東豕也卽且夕滅闖擒獻馘口恢口一一爲皇上圖之亦臣子常分何功可驕而極口游詞詆辱臣等爲皇上守禦不二心之有司士大夫以自明得意乎而且誇誕其詞謂在浦之兵招而不至在信之兵憤請渡江刺刺不休而終以一危言曰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八

七

無使與於亂兵之禍皇上試問督臣黔兵亂耶督臣將與黔兵亂耶臣謹正告督臣聖天子在天下尙有人黔兵安敢亂安敢不自悔禍而復爲劉超之續者督臣其尙盡人臣禮無大不敬仍望皇上敕令督臣置對自今以後有兵賊混淆紛紜詭異突至境上猝不及辨人心危疑事在呼吸者當急防禦耶當速納受耶當且走避耶督臣宜爲皇上急書一令使江東南諸郡縣及天下臣民知所遵守臣無任激切請命之至

明金 聲著

涇縣潘錫恩校

與朱父母 丁卯

生從文菽服膺台臺有年幸得一朝而父母事之為依就師友讀  
 書白下至近日方獲一晉謁遲緩之罪是惟慈父母能心炤也昨  
 者飲餞公車此朝廷大典台臺盛舉初無揀擇去取于其間邑孝  
 廉若吳兄中良程兄近信吳兄應民皆以浙籍中式程兄汝成以  
 江西籍中式悉皆寵召無有遺至于公車等費亦皆全給未有缺  
 也而獨擯生一人費亦僅以半擲私念台臺易直子諒及生之未  
 謁歲時所錫盛惠并所教鴻篇尙蒙注念與諸兄同頌何得于上  
 接丰采之後反見絕已甚是卽台臺有意督過父母之于子弟亦  
 特明教之豈于此大典盛舉時突致折辱固意禮曹書吏之所為  
 乾坤正氣集 卷四 四十九

定非台臺指也生素謹靜足跡不數涉城市諸吏胥以為可欺而  
 噬也但欲割生公車半費遂致上罔台臺不令生與宴日者晉謁  
 荷蒙恩欵既而台臺所賜回顧折簡亦持不畀又按臺所贈別儀  
 俱化為烏有觀其盛氣凌人似有所恃如曹元祥假借無忌之狀  
 尤有不忍言者嗚呼以青燈夜雨之人望長安數千里行路之難  
 領天朝有限之賜又荷邑父母措置之艱而大半以飽吏胥之腹  
 浚削不已又加折辱台臺雖聯蜚未嘗一日嘗孝廉之味顧獨不  
 為後進少動念耶昔羊羹珍師見譏君子今再上公車已堪貽笑  
 台臺豈復宜以此宴而榮辱以此費而肥瘠敢請罪尙望台臺明  
 教之云爾若獲免戾于父母則大典昭彰大律森嚴豈有令子弟  
 困鬱不獲已復控籲上憲者

與程伯名 戊辰

久別吾兄時念道範不寘頃接手教愛我深至字字老成典型敬佩服不敢忘弟自去秋面見令弟屬纊之後一念欲冷不意今者又厄其子家人久不相聞盛价到始知之靜念迴思發人大慟惟是令弟媳暨令姪女所望仁兄曲加意念多方調護令弟媳當此時情景定有使人不忍聞見者人生苦厄一至于此弟非邇來學道頗力則腸欲絕耳兄根器純美學念專一舉業事正須令從本分中出何爲時時理舉業事而以二鼓理本分事也豈四書六經語與佛法有差別耶若功夫緊切則所見時文無處不是說法但恐悠悠忽忽墮無思慮窠窟中耳努力門戶此吾兄今日佛事也臨書不任神馳

與程希呂 戊辰

別來無好光景可爲知己道科名之際過僥天幸親友或多以此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九

二

相慶若弟本心則蚤暮憂懼未知此生竟成何勾當耳所幸邇來頗見學問事大不敢一刻放鬆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似有日異而月不同之意恨羈身都城不得向疇昔師友一覲面細細商確我兄根性沉篤但向來亦頗悠悠過此時光未曾死心塌地向此中鞭逼一番近日讀王文成全書真是古今有數人物佛之有達摩孔之有陽明眞足千古其書具在不可不細讀所謂細讀者非讀之而已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讀文成書而不興起則并不得謂之凡民矣吾兄其試讀之若謂舉業繫心則文成論之甚快得則雙得失則雙失以究明心地而作制舉業探囊取物豈足以喻之哉拔人疑根長人志氣益人思智恐孟子而後書決無出陽明先生右者朋友間務以此相切磋砥礪不知世間更有何事可樂也福澤恒思不如我德業恒思勝似我又曰君子落得

做君子小人枉自做小人數語弟甚見得親切甚受用不盡願以  
獻之知己此關一破出世入世盡于此矣幸并以此語子芳也仲  
延之阨一至于此弟無可奈何涕淚之餘但付一浩歎耳傷哉傷  
哉公郎文思當日益佳甚相念願教之以明道理養德器爲主而  
徐以文辭輔之臨書不盡

復程子芳

戊辰

不佞弟過僥天幸可謂不倫之至蚤夜以思唯以負聖天子爲懼  
六月前于此事尚在浮沉間邇來日夜鞭逼不敢稍自鬆放精神  
漸覺收向內來迴思異時所作所爲直是病狂喪心之人自誤誤  
人流毒不小今天牖其衷此生或不虛度俯仰靜思此生竟亦無  
復有第二件事可以分我一念者矣足下根器明敏患不沉毅耳  
大丈夫既來世上一番若全不知此事無可奈何知之而又半沉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三

半浮究竟亦只醉生夢死與庸衆人無異最可大痛無過于此者  
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顏夫子亦曰既竭吾才今才未必如顏  
子而又半分不竭又只終日播弄精魄時時向外馳求于此中豈  
有少分相應耶陽明先生云舉業一途不怕他妨功只怕他奪志  
此語大可深思仲延豈不是聰明伶俐漢子悔當日于此中不得  
藉朋友一毫匡正之力以盲引盲相將入坑竟爾齎憾以去至今  
念及猶爲痛哭流涕不能自己今豈得不重自刻勵俾異日兄弟  
復如此爲我痛哭流涕也哉願兄一深思之人生一世富貴貧賤  
窮通得喪真是夢中一場欣戚所不朽不壞者復是何物曷不蚤  
圖一無量劫大慶快也個個都解如此說亦只是口裏說過未見  
有一個著忙者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此今時讀書  
聰明人通病也兄入都讀書自是弟願弟以此日澹苦無能相資

爲慮而朱恒簡先有此意又已先相約相去遼遠不能遙謀所望隨緣讀書莫忘疇昔鳳山館之七日苦參莫謂參無靈驗則作佛作官一齊收之矣臨書不盡欲言

與劉用潛

壬申

每一見翁兄則留中勃勃躍躍生機自動靜念今世才識如翁兄者誠未見其匹弟閱人故少據所見則云爾矣然私心不能不望翁兄以絕頂一流自命爲陽明先生後一人傳習錄一冊望暇則披閱研究一二段近溪先生鄉約講義并奉上幸刻而布之時時與士民至誠痛切講行以翁兄之治略加之以此于以化民成俗如高屋建瓴耳婺源三代何足道也扇頭錄陽明先生語是傳習錄未有者欲翁兄見此如面臨書戀切之至

與邑令君

壬申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九

四

學絕道喪教夷俗敗古今聖賢所共慨嘆聲不才曷敢妄附先哲顧自以知學志道之久十年以來往來南北迄今竟無一成者不能不致疑于師友之不遇而砥礪之不恒也自前歲出都兀兀坐萬山中一時友朋寥濶星散聲又以善病倦于奔走眞昔人所謂離羣索居孤陋寡聞者矣幸遇台臺臨牧茲土惠而教之將有數年若乃日來新政一言一動至誠感物明有風行草偃之勢歡慶之意實與一方共之惟望台臺拭精勵神循茲不倦日新月異以此千古可也日以寒疾未獲承教乃辱注念兼下問之殷其何敢當尙圖一日罄展鄙誠用益高深暫此佈復臨書不旣

與族人

壬申

貴門某者以貧不能自活至鬻其子於葉氏不堪箠楚而歸歸而葉氏來相踪跡兩相毆詈葉氏赴訴而聲始知理當責本父贖之

而力必不能使其能贖初不帶矣卽欲捐數金爲代贖因復念同爲族屬誼有親疎在貴門力能贖此子義樂贖此子者尙不乏人而翹然先貴門爲之無乃太驟自喜于聲則好事矣而無以爲貴門地是用告幸念之如無欲爲此者聲乃不敢辭耳

與張受先

壬申

同籍中弟所敬服人不少如劉與鷗及吾受先嘗謂若當遇大聖人眞一狂一狷絕世無雙吾與受先雖相聚日淺然往與與鷗出入署中屈指人物吾兩人不知其何以念受先不眞嘖嘖受先不能去口也前弟請纓時荷兄遠惠教言迄今念之今弟以病告歸里而兄亦以病歸地之相去不過數百里程不過數日而終無緣一會想兄近益肆力於古今雖伏處求志而斯道爲任定千秋矣弟近狀鹿鹿無可稱述念與鷗因招其乃弟星週來新安與同讀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五

書而星週以與鷗祭葬久爲部稽未敢私厝久停做屋中恐萬一有水火不測之虞是用踉蹌入京師其與鷗墓誌則盱衡當今可屬筆者無踰受先因令懷其行略及當日疏稿迂道詣兄陳懇逆知吾兄覽不終篇泣然出涕爲悲歌擊節慷慨淋漓就成一篇大文字不待弟言之畢也弟事中人又弟當日與與鷗一時情事千古傷心每一念之胃臆結塞至今尙不能措一辭不容不稍俟他年而祭葬旦暮下卽爲與鷗窀穸幸萬無他委臨書黯切

與姜崑愚

壬申

弟入班行不數月強半病卧出國門以來聖明而外惟是二三同志寔勞我思至班行中則無踰年翁者聞年翁按滇之命有二喜一國事得人一利器得地雖王事馳驅而期限有餘知必取道貴里新安相去不數日程意念沉吟欲一通問而適做縣署學袁孝

廉君應兆云崑役資候因得相附以年翁之才先朝王韓兩粵之役今宜再見謹于長林豐草中欣聞盛事而已譚謀詢度自昔周咨泥于多故之地盤錯九難與官屬商之與鄉士大夫商之士大夫之爲其桑梓慮有更周于守土者弟所知有做恩師原任陝西苑馬卿葛先生名中選臨安府河西人此眞異才年亦未老徒爲資格拘不竟其用年翁到彼宜留意其人據弟愚見開眼來見如此人絕少誠爲國家嘆息非阿所好也袁孝廉今且挈家官于此而孜孜不忘其墳墓與全滇之慮此亦忠臣孝子之用心固賢公祖之所欲進而博採者也弟拜書後入楚矣皇華之道宜過武昌得先通一訊圖一晤爲幸臨書瞻切

復寧國李父母

壬申

嗚昔燕邸幸接台誨輒以病勞疎簡左右歉然于心惟老父母台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九

六

臺人龍文虎調鼎巨手暫假烹鮮不佞聲自前歲抱疴歸里伏處一室不復問人世事乃至台臺下車亦缺焉未一通問反辱注存副以瑤篇益深悚愧台臺愷悌之間徹于遠邇賢父母之政士大夫采里巷之頌陳而上之職也得澹淵老師書知滇亂不靖一函申候求便致之尙冀答音時因束裝到楚卽日就道草勒不莊

復葛澹淵老師

壬申

夏末得師手書知避亂滇省欲卜居楚中老父暨聲惶急不寧卽遣人到楚覓會到滇者捧書奉迎今月得師書自李寧國處來師又復還河西此書似在前書後也聲不知滇事深淺如師洞悉已久若云亂邦不居宜決計離滇爲是田廬一切稍達觀者所不深戀況師明哲耶聲以事羈尙未入楚今九月朔行矣途次少有稽遲十月之初定到楚城世兄先到聲自料理不煩師慮發來太律



先將外篇未刻者募工成板其內篇圖非精密曉暢者莫能詳較容徐圖之工貲分當捐效何敢煩師躡踏李父母政行卓異義應掄揚重以師命敢不惟力是視老父家叔承師注念雖未敢輒通書問于座右懸企之心日夜以之一芹少侑孤緘惟望師臺珍重并冀台駕蚤發臨書可勝瞻注

復許年兄

王申

奉違台教驟忽兩秋惟老年臺心計才諳洪纖畢具雖處煩劇籌算之地所謂勝其任而愉快者也弟藥餌自全邱壑藏拙一室琴書之外無所復縈其慮惟企望友朋得志樹立山中聞之足自慶慰老父遠荷注存延年珍草佩謝何旣頃以楚行草復臨書瞻注

復尹宣子

王申

弟每靜思朝廷設官惟郡縣得行其志今日之官自郡縣外尤無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九

七

得展一籌者悉冗耳故在今日不官則己官則莫如郡縣因想年兄在涇可謂至樂何羨弟弟近亦頗有自得之處要非山水今不卽晤來歲亦欲一過兄抵掌數日抵足數夕不敢爲永矢弗告之碩人也馬丈來值弟就道不能致款曲揆藁又蕭然盡意而已于其還也勒此附候不盡

與陳雲怡

王申

翁臺倡學江右江右自虛齋先生而後于茲爲盛夏間承白鹿之招弟以宴安自外今到此間而文旌又發遙望雲樹不勝悵然美人之思得于錢沃心年兄處讀翁臺近作翁臺之學可謂日新月異辱在同志欣喜如獲百朋兼聞沃心云翁臺已有退居之意不知已決與否若果然弟俟明春當買舟東下追尋會晤于漢師處弟根鈍心粗日月征邁愧于此中恍恍惚惚迄無卓然可恃之實

反覆推驗于日用仍是踐履之地放過處多古人所云道若大路  
原非詭語自不上路無可奈何說長說短轉更紛紜所謂枉費精  
神虛自擔閣今無別法惟有重惜寸陰以日爲劫揀此一生死而  
後已耳往往與友朋商略不以爲然而其所言又未見著我痛處  
恨隱隱予懷不及晤翁臺一面決之落于紙筆殊不盡意倘不棄  
外而有教言可付沃心寄德化令處見昇也臨書瞻切

與何綱卿

壬申

奉違台範倏忽數年頃自新安返聞台翁以入蜀過里門急圖一  
晤于會城適豚兒佈痘留不能行也台翁以文章名天下天下人  
士仰望風采久矣又久官禮曹曷爲不督學而司兵此天下公議  
所不能不嘖嘖于吾楚之台翁及李愚老兩人也若台翁之長材  
大器隨方應用則亦何所不可蜀之宜賓故少司馬劉與鷗公台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九

八

翁所稔知也與鷗存日家無擔石其歿也老母孱妻弱弟稚子益  
終歲不自保又遭外侮流離載道今得台翁肝腸氣義臨蒞其土  
此忠義之門吐氣更生之日也弟有書一函達直指劉梧老亦爲  
此藉台翁轉致又一函并八十金致與鷗家本欲竭力以行而道  
阻且遠匹夫有懷恐不得達用敢以煩左右兩書懇于到日卽爲  
遣賫幸甚或得復音附台翁家報歸致熊魚山家爲望與鷗胞弟  
之紀邑廩生才器亦不凡其子劉士介聞已能文矣不知其郡經  
考試與否意欲望台翁便致弟意爲一言于學使公特青其衿篤  
念忠裔必有同情或苦不知惟台翁留意諸非台翁懷千秋萬世  
之襟者弟亦不敢瀆也與鷗忠義海內有心所共護念而弟始則  
同學旣又同事與鷗不幸殞而弟獨生與鷗家卽弟家一切得仗  
台翁及劉梧老學使公多方培植風澤所到卽弟身受銘感之私

何可云喻臨書黯切

與劉栢陽

壬申

瞻台翁之文章治行亦有年矣又託梓未獨不得親覲台光頃自新安返亦旣聞騶從過里而徘徊匡廬不覺浹旬比到貴府則旌發矣鄉爲敝友劉與鷗家事同敝友耑懇仰荷氣義深爲注存惟是乃弟之純被繫一事聞尙未解其同鄉官江南者弟逐一訪之無不稱寃然之純慙而不謹誠自貽伊戚若云爲一野合之婦爭葬地于己死數月之後而主之殺人此乃世間必無之情理實爲王加容仇網致當道深求而下吏張皇遂出入不定讞詞屢異耳當道疑謂劉氏有勢自與鷗歿家無擔石世情可見外侮之來得不已甚爲厚幸矣其何勢之可恃所望台翁研察蘇豁并爲善言于劉蓼老卽其意以爲真有罪未易遽解而事涉疑似寧失不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

九

經顧念忠義宥以十世宜亦無所不可至于地方士民所爲建祠立坊勝舉亦全仰賴慈心大力庶克有就并得藉重大章上聞當宁則弟所望風延頸以跂行部到敎之日更祈加意所懇于台翁者雖曰用慰忠魂以暢公心而弟子與鷗始則同學旣又同事相關之意不比尋常直以君臣大義與朋友至情交切于中其所感佩于台翁者寧易以筆盡也縷縷附何綱老轉達幸賜慈注劉蓼老雖未識荆不可不通姓名一書又煩台翁善致西望雲天可勝瞻切

與譚友夏

壬申

秋初用涉到休寧一日得翁兄先後手札者三謂卽同用涉來此相晤是以不修復也已而用涉有德清之行弟以九月朔出新安道徘徊于匡廬上下蓋三閱月而始到嘉魚到卽雨雪至今未休

又適兒子佈痘弟未攜室人不能不留視之北望寒河不過數百里天之限人乃至于此計今歲又晤翁兄無期矣彼此相過亦誠難而弟度歲又將東下不知上元以前台駕可到會城乎不敢望爲長久之聚得一面以慰八年想像之苦亦小快也弟之樸樸小大無當謬承推獎使人益慙年來益復無似惟學問一事耿耿于懷恨不得勝師良友日親時接以此亦欲見翁兄一罄區區之意別有耑懇爲死友劉與鷗鄉爲一二嫉妬之人豕鬼張弧控持朝議至今孤忠苦節尙在隱現之間弟念半爲此灰念今天下文章一道遠接古人而可以必傳者惟我翁兄得借椽筆一傳贊千古風與鷗死骨可以不朽人心蒙蒼庶亦有瘳與鷗存日廩無擔石家徒四壁其歿也老母孱妻穉子弱弟熒熒不自保度翁兄篤念不待弟詞之畢也與鷗之歿生平知交誠多氣義而路人視者亦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九

十

間有之乃其間風感懷爲慷慨悲歌痛若切身者往往出于不相識面之人惟翁兄諒其子弟無力自請之苦而又恕弟因緣阻隔不能爲與鷗匍匐躬懇之情慨然執筆幸甚

上羅東江老師

壬申

聲以前月終抵會城是月中旬乃到嘉魚到卽問舟詣師臺不意卒得寒疾方稍平復而適豚兒繼之佈痘聲之來此未與室人俱不能不留視醫藥近吾師之居若此其甚也而爲緣阻又若是前聞師徙居郡治至此詢近履又傳聞復還益陽兼未悉三世兄新祉敬崑人肅候頃見邸報蒙上海相公有修歷之薦聲自前歲歸來麋鹿之性已將終身已聞吾師去國百念益復灰冷今忽有此意俛俛殊不欲行圖所以辭之而又未得其說也出處兩念至今縈縈而不得就商決于吾師惟師幸有以教之臨書曷勝瞻望懷

戀之至

上徐元扈相公

伏惟太老師閣下身倡絕學道濟蒼生懷千萬世之心應五百年之運材篤器使廣益集思如聲孤陋幸依末光感服明德未嘗去心頃乃以經天大事收及病廢獎借稱譽溢適常分遂俾小子濫徵新命自顧樸樵何具何因輒以疎遠膺寵君相固宜矢竭才分力圖報稱卽日就道兼程赴闕而有不能有不忍有不敢敢佈微忱上懇寬放聲不幸負疾傷在神氣蒙聖恩放歸偃息二年僅可不死而火症時作痰根不拔雖其尋常無事尙不耐思慮不任勞苦開卷未幾輒欲瞑目對客語多卽時委頓況于長安鞍馬風塵之間何以自支定曠厥職速戾厥躬聲不足惜奈負明舉又聲思路本粗莽疎濶敬服西儒嗜其實學乃在理道及修行法律至于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五九

七

象數全所未諳卽太老師所譯幾何原本一書幾番解讀必欲終集曾不竟卷輒復迷悶又行掩寘況歷法淵浩對以淺思狹識將若編簣移山卷葉竭海此其所不能也老父今年行年七十有二老母六十有三並多疾病備嘗衰苦往以聲不度力漫蹈凶危痛苦幽思幾絕而甦幸生相見有若再世今蒙君相拔置雖坐理清業要當捐棄庭闈絕裾而來風燭草露腸裂心酸一日九迴何以堪忍且又有疑忌分應遲回者聲之謬膺斯舉也非聲有干于左右太老師之偶以聲承乏斯職也亦非太老師有私于不才甫聞邸報驚出望外旣復念之實冷然喜喜茲上下之間庶幾古道之遺知已恩遇應足千秋而流俗之人或有猜度以爲卧病之人藉此出山或謂聲爲祿位乃以學術依附明公如此譏嫌本不足惜然而聲于此則有所不敢也况聲近發薄願不自揆度欲倡明大

法盡區區筆舌將次第譯授西學流布此土并爲人廣細宣說此非十年不仕優閒專精未卒足辦非身豎坊表力存砥柱出處進退之間卓然有以見信于天下亦未易徑牖人心遽信其書及其言也故聲今日輒爲大道計聲處或流通有日替仕恐闡明無期雖微前三者太老師救世心切尙應念之聲曷勝懇篤之至

與郡太守

丙子

天旱不雨田禾待枯米價騰起亂民攘臂至勒老公祖憂念然今所最可憂者尙不在米貴而苦於無米可糴也無米可糴者外留塞不來而內藏蓄不出也米之留塞不來往昔尙以外地閉糴之故今則不然繇本地強糴耳所在有一種奸猾亂民見米肆多米則煽惑愚衆劫而糴之沿河見有載米舟筏過則繫而劫糴之甚則無分毫之價而強有力徑掠之以去有後至者見米且盡尙勒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九

十一

米主補之以錢聞之官官或姑息置不問誤以爲此飢民也以此諸有米家亦以此故往往畏而深藏高閣必不敢示人家藏數千斛而斤斤列數斗於肆賣盡乃出彼未至之米聞風阻懼莫不儲屋而藏安敢前來不肖家且絕粒小力持四金而覓二石米週回二十里內走數日而求不得也詢自浙河來者察計徵人米之已在三百里內者尙不下十萬天久旱河水淺乾大舟之載數十石者不得行惟用薄筏一筏數石耳合數筏乃能以一人監視其畏強劫也更甚今官發糴亦有限所濟幾何耳全賑亦難爲繼今尙非其時也誠得老公祖多發牌或更請兵憲牌緊要之書數字多遣一二官役持狗于沿河諸路坐落地方里保聽米舟之所欲行止有要於路而脅劫者比強盜律問斬不時處決米亦聽其買賣無庸限價有集衆向米家脅劫者亦如前惟官別又多糴委的實

大戶別取平價糶與貧弱細民以加惠之以明公祖父母之德意爲兩全耳夫今之攘臂劫者非飢民皆亂民也米不惟騰貴而徑至無米可糶其原皆起于亂民之強糶劫奪此中無田緩急所待命惟諸米商是米商卽此中本業也更不得與他商比賴諸公祖父母爲此中計久遠備一旦不虞亦惟有多方設法崇獎勸勉使此中一切諸大家及諸善賈多業米商耳米商多則米多至米多至則自不騰貴卽貴不踰數日米爭價而至旋復平矣今官卽爲念小民而抑之尙不可爲訓而豈可重苦以諸無賴之強糶劫掠此之大蠹不肖以爲甚於他盜應不踰時而誅而奈何以爲飢民而姑息之長此不究此地眞危邦不可以一朝居矣惟老公祖熟計之此中通米惟饒浙兩河今歲自饒者旣斷絕祁黟婺皆反求米于休是休不獨自食而且上供三縣其須浙米倍于他年歛父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九

三

母士紳不念也浙米一至浦口不問爲休商爲歛商則官強要截人歛旣截入歛則歛大家以至賤價要而收之不賣則寘而高閣之商不敢不吞聲賣是官先劫也諸大家先劫也亂小民尤而效之其又何誅焉歛父母士紳以是爲爲歛計也吾謂歛父母及歛士紳卽止及歛而不能復念他縣之荒死亂離然誠令休一荒死亂離而歛豈能無事且使未至之米畏而不敢至米商畏而不敢爲歛亦何利焉老公祖一郡司命也幸爲一郡計今要截米不止卽可漸而掠米掠他鄉米不止卽可漸而掠本鄉米掠米不止卽乘而掠他鄉貨掠商貨不止卽乘而掠大家所在聚黨無所不掠亂之成也日可埃也休且待盡歛豈安枕惟老公祖幸亟爲計

爲邑令君與本部監司 戊寅

邑中望節鉞不過二百里縱不得歲時晉謁伺望見顏色而候問

之儀亦缺然不修非我祖臺悼大寬博未有能亮之格外者也屬承令君深慈爲地方事有所請於祖臺而商及不肖適卽不肖所感懷於中而未能卽言者自以梓桑之誼與地方之任宜有同心則分當同請謹得盡其意邑疲極矣而不幸夙號爲饒自四十年前修縣志時已有旨虛名而受實禍之歎浸至祖臺撫字之年陵夷漸甚數年以來則更百倍不忍言令於此者真有至苦甚難爲之情非邑百姓及邑他事之足以難令則固卽此名曰益虛禍日益實之有以大動仁賢父母痛念子民之心而必不能不以身叢衆怨者之眞足以難令也邑人向負氣時有請託以求伸請託之家不必盡富大都一動於氣勢若不獲已至有餽粥粗給倒橐而圖一請者比比皆是今則并此區區之氣雖欲負而有所不能矣近以黃山白嶽爲名而遊於此者無有一人不失望深悔其來

蓋未至其地而聞所聞比既至其地而卽見所見稍有人心宜亦可以幡然而坐無聊至恚令君之慢客不勒責請託者之及其耶夫能請託者自來請託士大夫居鄉里但安受請託而不爲地方利害動念者不肖猶以爲無人心何至越千百里止見其人已不能請託而忍強令君之勒責其人來請此其去禦人國門其間能以寸乎幸逢令君大慈不難爲疲民孤立行意一切嚴絕於地方則厚幸矣而四方貴人其或多有力能操令君短長於長安之市者不比於令君之謝絕知故但割其窮乏得我之情而止地方之人旣樂得賢令則於賢令之毀譽固萬不能無彼此關切之意而忍坐視賢令之置其一身毀譽於度外而但一意任怨以爲我地方也者非所以爲賢令深計卽非所以爲地方深計矣尙欲特懇祖臺以軫念故民之心爲多方維護我此賢令君無使令君實難



而況令君今自爲地方請命其政復有待惟祖臺嘉惠剴到嚴示之

### 與邑令君

不肖居平究心古今之故而熟思之以爲今天下必求大治惟上恃一聖天子而下得千賢縣令其縣令以往自郡太守層累而上以及宰執節節諸長官大抵不過奉聖天子務安民大意次第相監歷以究竟持諸賢令必如是而止而賢令長必爲善治其急先務則眞實惟講約一事其效能使百姓之各爲善惡於其家者如明白爲善惡於其令長之前而令長亦得以親其民如家人父子無不盡之人情則自餘一切獄訟徵輸不煩敲朴事事得理而地方一旦緩急亦可以咄嗟指顧辦支底定此不肖所以聞台臺之令而欣動終夕有懷不寐者也台臺學有淵源才敵八面精微洞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九

五

心曲折如意不肖但與扶杖父老願觀化成而已雖然君父之恩生民之寄不問出處皆有同心夙昔千慮有所耿耿或有相成而安忍不竭其一蓋善教之不行久矣乍聞下令人尙因循而疑以爲台臺此舉亦如向時故事不得已塞上臺巖檄固初不知我父母之心存實舉法在必行而期大有造於我此土也台臺急地方公選約老責約老註記善惡候台臺臨講之日卽明示懲勸法固無或踰此而今固忽忽所謂百姓未知公心其自約老以下初不知何趨而可以應上指者及急責之而漫有以應則又不能無擾昔者施父母愛行之矣其所以爲斯民之意甚篤而其行卒竟不獲少稱其初意百分之一父老至今以爲惜蓋註記之法不予約老以權而務急責之則難乎其爲約老旣急責之而卽予約老以權在約老未必能平於善惡之衡而百姓亦尙未盡曉于善惡

之數則又難乎其爲百姓鄙見以爲今日先務在台臺嘉惠講明假使徒演講說誠爲口舌虛文然自貴鄉羅近溪公祖講於宣州及祝石林父母講于做縣深切著明豈不便爲實事一時教化之盛今父老言之猶爲流涕誠如今茲幸得台臺至意實相後先無論做鄉人實有可教教亦易率且先爲講明通曉信向不惑亦不失古人三令五申教而後誅之意至于懲勸之法縱不欲遲待亦先擇其最大及地方之害而立法可遵必無弊者先諭行之而後相機見可次第畢舉謹爲大略開具惟台臺裁取施行其聖諭講義數日內得以恭繹想見高皇帝當日慘淡經營釐正人心卽本人情以廿四字布帛菽粟蒼松勁栢之句創盡亂略平定海內遂與十六字並揭日月亘行終古今之君子誠不自以爲是而欲入高皇帝之道以興庶民者端取於此輒不自量原本先輩而因發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九

六

其素心積思見爲實然者以憲章大義而復思切中此方風俗習尚出以尋常口吻令便於觀聽草創方就容更假一二日刪定得繕寫呈覽也

與邑令君

戊寅

徵收單簿式謹呈覽惟台臺詳之此法行於國課於民力無所不便且欲緩則緩欲急則急尤莫便於當事之考成而獨不利於戶曹諸掾吏等非獨戶曹六曹皆不便也非獨六曹衙前諸奸及諸無賴及諸豪強欲上食課下浚民以爲利者皆不便也必有多方以巧爲撓惑者幸台臺詳明然後斷而必行翼日求早臨錫之教言臨書不備

與譚擬陶

戊寅

今歲夏有傳服膺令兄音者初而疑已而果然已不禁悼嘆擬以

秋初人楚得與大令兄聚首未及遺書相慰未幾而又忽有傳大令兄異音至者不肖以爲必傳服膺令兄之音而訛亂者也有楚中人來問之又絕不聞不肖以爲果訛亂矣未幾而黃美中自南都移札則見札間問其來使始悉言狀則不肖恍恍惚惚竟如夢也嗟乎友翁而果死乎友翁而何以遽死乎友翁兄弟情摯傷服膺之逝而不能久存而遂相繼以行乎不肖本不工爲詩又久不爲詩哭不成聲又豈能句今者終日悶悶噫噫憂思而已無一字可以寄兄爲披讀於令兄之靈者先意欲入楚并圖與令兄晤今亦隕墮無心行矣旣不能遠哭又不能親奠而別爲儀如世俗云代者亦無聊之至也臨書不復成章

復魯清海

戊寅

老公祖年臺救時之才天下想望丰采期旦夕當國以慰飢渴區區郡邑感念舊恩會何足數而或以此觀年臺之大用現前象兎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五十九

七

皆用全力者初不必作分別見也不肖弟不敢用世俗諛筆恐反以不情點仁賢年臺不加誅而更蒙獎許負愧多矣弟於出處之際真無成心雖出入內外亦實不敢揀擇顧皆未得所安乃新奉功令嚴催起補是用疑思而昨金生歸承年臺指教區畫重感至意要之銓中當事或無意掇爬必相逼迫則又趁此暇日閉戶力學自揣才具尙未能發於旣滿之餘不敢遽技癢也惟年臺知我又蒙中情相關謹復佈腹心豐幣見頒惟德其物不敢不拜

復鄰村某氏

戊寅

夜鐮諸禁本各宅諸父老意并集諸長者熟議以爲便而行之數年內四鄰盜賴以靖又幸有明效愈相與嘖嘖堅守不忍少破壞屬老父以一日之長蒙諸宅相推有議則義不得諉辭耳初於寒

家無與故昨老父接來論未能擅復謹傳布諸宅問可否而後以  
報諸宅父老皆言各宅之祖傳俗例原不必鳴鑼而以人私意偶  
欲鳴鑼如此等類者多矣若以此爲孝其祖先而倡自貴宅則尤  
而效之無不有名其又何禁焉今盜何必盡攫富人且入富牆垣  
頗艱往往乃中家及下家受之是盜害遍民間也縱貴宅力自有  
餘或不畏盜而爲各宅小民之不能無畏盜者惜此良禁初不失  
爲仁義若讀書君子能以此存心卽此一念上徹天眷貴宅諸君  
子之於科名尙不日如取攜何至以年來一入泮之偶稀而乞靈  
於昏夜之鑼音以是爲振地脈也僉謂此等戲論絕不出於貴宅  
諸父老諸君子之手口特有一二人圖壞約內諸禁者年來每  
於約內諸正論無所不陰摧於諸奸宄盜賊無所不陰護究其人  
於約內各宅亦無所仇怨特謬誤以爲此諸禁議一似倡自寒家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九

六

千方百端必欲相壞以自豪舉耳犯而不較不肖非曰學之實能  
焉惟事關各宅灾害不小義必不忍姑置謹復不辭煩請貴宅諸  
父老諸君子幸爲正語勸之仍恤念諸鄰護存此禁爲安然後埃  
寒家異日有所私舉必相關會者一任排蕩無害於衆而以得志  
豈不較便臨書誠至

09972

